

十日談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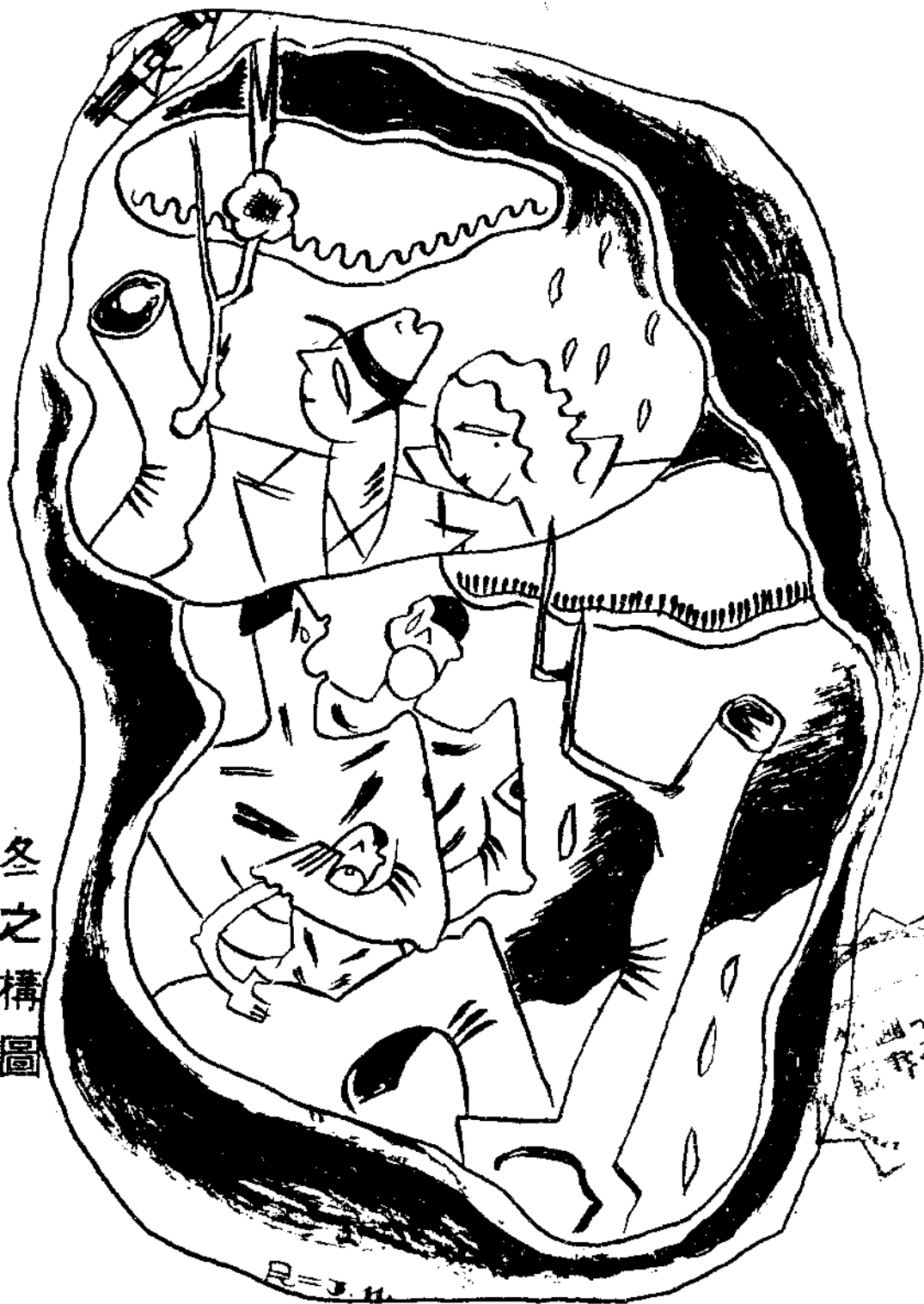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十二月廿日發行

四十七期

第一出版社贈

目要

內蒙見聞錄
海防一日記
黎氏三兄弟
鼓浪嶼風光



冬之構圖

林浪沙作

DECAMERON

NO. 47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爲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眞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爲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篇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要有新聞價值者爲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稱簡則。

學校生活什景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爲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爲一般人興奮者在。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

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爲益良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爲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認爲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械先生譯樊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爲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盼各地熱心同志剪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屬者，卽入此欄。

吸煙室 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各家寄稿甚多。

讀者郵箱 專爲解答讀者疑問而設，如有見教無不竭誠答覆。但問題太嚴重，則敬謝不敏。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去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十日談

救災與募捐

前天在街路上看見許多男女童子軍的募捐救災，他們受了指揮做這件可敬的工作，一定大家都表示欽敬的。不管成績如何，他們為大眾服務的精神，總是可佩服的，即使其中有只在馬路上兜圈子好玩的人，也不能掩過他們全體的功績。

就因為募捐一事並非由他們發起，所以他們的服務是可敬的。倘使像前年的長江大水災時一樣，由他們自動發起來募捐救災，那一定不能得識者的同情，因為救災並不是可以由募捐而達到目的，況且上海的慈善團體，已經如此之多，廣募捐款的機關亦很不少，正不必青年學生去耗費了寶貴的光陰而從事於此的。值此青年應埋頭苦幹專心讀書的年頭，更不必出來做人家在做着的事。

救災非募捐可了，是很明瞭的，災的何以發生，何以釀成，有種種原因，而要除去此種足以生災的原因，才是救災的根本辦法。募捐不是根本辦法，是不用說的。頂要緊的救災，是不要使災再三再四地反覆出現，固然有許多是非人力所能挽救的，但盡人事總不能不盡，像黃河的差不多每年要成災，難道竟是天意如此。

頂根本的救災是要將災害絕滅，這有二途可並行，第一是用科學的力來打破和防止天然的災害，第二是培養民力來抵抗災害。即在人民全體有餘裕時，即受天災亦不為害，也不要賑濟而仍得豐衣足食，在科學發達時，可以防止災害之發生，使不致成爲大害。那麼要求政治清明，給人民以休養生息，到是救災的根本了。本年的廢止苛捐雜稅，也可以說是德政者，蓋爲此故。

救災的呼聲極高，因提出頂根本的救災法，以求全國人士之一省。

十日談第四十七期目錄

救災與募捐	記者	四六一
內蒙見聞	何必	四六二
庚嶺心影	野蔭	四六四
夜的水漢路	林浪沙	四六六
初一	董泰週	四六八
在飢餓線上掙扎	冰英	四七二
台灣農村的婦女	陳昌華	四七三
海防一日記	徽笑	四七五
廣告和女人	烏利	四七八
馬路所見	王雁	四七八
吸煙室	少嫻	四七九
漫畫之頁		四八〇
記三兄弟	任子	四八二
歐陽子備在香港	瑛東	四八三
趙慧深張鳴歧許堆山	小嵐	四八五
陳學昭的戀愛生活	郭流	四八六
陳大慈	陳之錦	四八七
廈門文壇雜寫	趙家欣	四八七
討逆日記	零丁	四八八
大學風光	傅敬嘉	四八八
艾迪博士演講	謝青	四九〇
大學雜記	涼子	四九一
記黑嬰	錦楓	四九四
鼓浪嶼素描	林徵勝	四九三
鼓浪嶼四求	趙家欣	四九四
世外桃源的鼓浪嶼	黃祖培	四九五
離魂記	正神	四九六
陸氏血案	家誠譯	四九八
編輯室		五〇〇

內蒙見聞

何必

一說起蒙古來，就是誰都會知道這是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與蘇聯衝突的一個重要的地方，因為蒙古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完成牠的「東亞大帝國」必然要攫取的地方。而且，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避免目前與美法意等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衝突，同時還要高舉起進攻蘇聯的旗幟去博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情起見，牠對於攫取蒙古的野心是更加急切了！因為日本進攻蘇聯的道路，是只有兩條，其一是由海參威；其二就要由蒙古的了，所以最近日蘇在蒙古的衝突是日益尖銳化。

蒙古是分爲內外蒙古的。外蒙早就已經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而且，年來因爲要防範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已經在外蒙各地作種種戰爭上的準備了。至于日本帝國主義又爲了要加緊執行牠的進攻蘇聯的任務與急速的實現牠的大陸政策起見，牠年來在內蒙各地也經已有了種種的戰爭上的準備了，內蒙的東四盟地方早就已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現在內蒙的西邊，則是西蒙地方，雖然還可是正式歸牠的勢力所統治，但是牠已經進行着種種的侵略準備了，聽說，在去年初旬在百靈廟舉行的內蒙王公自治會議，是有日人在其中慫恿想利用這個組織以作爲對抗蘇聯在外蒙的勢力，後來因爲某種原因，日人這種企圖是不能得到實現。但是日人對於攫取內蒙的陰謀是仍然未有中止，不僅未有中止，而且反是日益發展着，日本帝國主義最近是集中了許多蒙古青年，在百靈廟呼倫等地加以武裝的訓

練，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完成牠的大陸政策及執行進攻蘇聯的任務的一種最重要的工作，因為蒙古這個地方是非常寒冷的。在冬季的時候，不要說冬季了，就是春秋兩季吧，若然是有戰爭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開到這裏來作戰是必定捱不住這樣寒冷的天氣，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積極以武裝來訓練大批蒙古青年。以作爲將來與蘇聯作戰時最前線的軍隊，聽說只在百靈廟附近的地方已有二三百蒙古青年是受着日人的武裝訓練了！

據一個在內蒙做生意的山西人，對我們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內蒙的西邊已有了製造槍械的工廠了，受日人訓練着的蒙古兵的槍械就是由這個兵工廠供給的了，我們當初是有些不相信這個山西人所說的話，于是詳細的反問他在這個兵工廠做工的人是什麼地方人，他說全部都是廣東人，這，我們對於他的話是有些相信了，因爲廣東人斷不會走到蒙古這樣荒涼的地方來做工，雖則有也不會有這樣多的。所以是證明了這個兵工廠是日人所設立的了。在兵工廠裏面做工的人，實在全部都是日本人，不過，因爲廣東人的樣子有些似日本人，而且廣東人在西北各地以做機器工作著名的，所以，他對外面的人這樣的宣傳是可以欺騙得西北的老百姓的。據說，現在這個兵工廠所製造的槍大都是馬槍，每個月可以製造三四十枝。但是，所製造出來的槍是很不堅固的，時常會有爆炸的危險。蒙古兵犧牲于此的生命也不在少數。

日人除了在內蒙作種種軍事上的工作準備外，爲了便利將

來作戰時宣達軍事消息，所以最近在內蒙王府裏是設立了一個很大的無線電台，這是我們所親眼看見的。當我們抵達內蒙的地方榜江的時候，那兩個到王府裏去建築無線電台的日本工程師正在從榜江經過，我們本來是不會想到他們是日本派到這裏來建築無線電台的工程師，這是由于榜江的電報局裏的一位職員對我們說的。他連那兩位日本的工程師的名字都告訴了我們。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忘記清光了。

其他，日本帝國主義在內蒙還要利用種種軟化的手段，日人最近在百靈廟及其他多蒙古人居住的地方是設立了許多醫院，凡是蒙古人有了病都可以進去醫治，而且是完全免收一切醫藥費的。我們從各方面偵察得來的種種事實，知到現在內蒙的王府也已被日人收買了的！內蒙王府最近整天的叫着要實行地方自治，實在其中是有日本帝國主義作祟的。我們抵達榜江的時候，曾被當地的蒙古兵扣留了三天，他們扣留我們的理由，是說不准我們在內蒙各地到處亂跑。這，就是恐慌我們知道了他們的其中的秘密情形了！

因為內蒙王府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作背景，他的力量就從此擴大起來，于是對於中國的勞動的車夫就加以種種的無理的剝削，比如：從前由張家口運貨到外蒙得，經過榜江的時候是不要再納稅的了，但是現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凡由張家口運到外蒙得的貨物，都要再行納稅（因為運往外蒙的貨物在張家口已經納了一次稅的）不僅貨物要再行納稅，就是運車，馬，車夫都要納稅的哩。我們抵達榜江的時候，正有許多運

貨往外蒙的汽車，馬車，因為不肯再行納稅而被德王府扣留了！案照我們的調查所得：知到了凡一部車經過榜江就要納稅二元，其他是一隻馬二元，一個車夫一元。他們的名目是叫做水草費，則是說牛馬人經過他們的地方喝了他們許多水，食了他們許多草，現在要抽稅的。至于貨物是更加抽得重，他是不理載得貨物貴重與否？總之一部馬車載滿一車貨則要抽稅二十五元，普通城市中所用的貨車，載滿一車貨則要納稅三十五元。

據車夫們說，這種無理的剝削，是從來都沒有的，是從今年一月起才有的。內蒙王府特于今年增加這種重利的剝削，一方面固然是想增加他財政上的收入，但是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對外蒙蘇維埃勢力的威脅，因為自從外蒙實行統制了張蒙的貿易後，張家口對外蒙的貿易是完全壟斷在外蒙蘇維埃所經營的德華洋行的了，從張家口運往外蒙的貨物是完全由這一間洋行包辦了。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外蒙的人民現在日常所用的東西如靴子，煙管，煙包等還都要由張家口供給的。所以，德王府之所有這種無理剝削其主要目的是在威脅蘇聯，想斷了蘇聯在張家口的貿易。這又可以表示現在內蒙王府已被日本帝國主義收買了，同時是已經替日本帝國主義執行着反蘇聯的任務了！當我們從內蒙返來的時候，在榜江被德王府所扣留的汽車，馬車還未有解決，然而德華洋行的辦事人是天天都奔走著。因為這一次運往外蒙的被扣留的貨物是全部都是蒙古人所穿的靴子，在外蒙冷天沒有靴子穿是不成的。但是天氣就快要冷起來的了，然而這些靴子還是被扣留著。所以，這是外蒙蘇維埃受了日

人的威脅而有些着急的事啊！

以上我所說的是完全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內蒙的軍事上政治上的設施，以下是要說述一下內蒙人民生活的情形了，內蒙的土地是沙質成分很多，除了東南部稍為可以耕種外，其他大部份的，土地不是因為沙質成分太多，就是因為氣候及灌溉的關係分是不適合於農業生產。我們在內蒙草地上旅行，只見一遍平坦的青綠的草地，沒有看見過有種植農產品的田園。但是蒙古人既然不種植了，他們是吃什麼東西的哩。有人說，蒙古人是以畜牧為生的，他們每天所吃的當然是脫不了羊肉牛肉的了。可是，以我們所見過的許多的蒙古人家，見到他們並不是天天都吃着羊肉牛肉的。不過，天天都以羊肉牛肉來充飢的蒙古人也有，這是指較為富裕的蒙古人而言。至于大多數的貧窮的蒙古人都吃不起羊肉牛肉這些珍貴的東西的。但是他們究竟又吃什麼東西的哩。他們是把他們所畜養的牛羊馬賣掉，將所得到的錢來買油麵，炒米這一類的東西返來充飢的了。

蒙古人性好喝茶，而且他們所喝的茶大都是很濃厚的。他們每當早晚或者要到遠的地方去的時候，必定要喝飽一肚茶，我以為蒙古人試好喝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們生活上太過枯燥，一方面是因為蒙古的天氣乾燥。至于找水困難也是造成蒙古人試好喝茶的部分的原因。我們在蒙古沙漠中步行，有一天因為找不到水，同行的李君差不多是被喝死的了！

蒙古是一個很好的畜牧場，早已著名于世的了，蒙古的牛羊馬皮毛的輸出是從來都佔着中國輸出額的重要數字。這是照

現有的舊的畜牧法上說，若然是能夠採用新的畜牧法，那是更加不得了了，蒙古的牛羊馬皮毛的輸出在從前是有兩條路，一條是經過外蒙運往蘇聯去的。一條是運往青海新疆甘肅等省以及中國內地各大城市。但是年來因為外蒙的貿易已經被蘇聯統制着。這一條路已經是走不通了。然而中國內地又因為農村破產，都市工商業倒閉！人民購買力薄弱的影響，對中國內地的輸出也見減退。所以年來內蒙牛馬羊皮毛等貿易業，是已經陷落了極度衰落的境地。

庚嶺心影

野葳

去年冬天，一場大熱病之後，我對那滿涵詩思的大庚嶺，更加賦予美麗之憧憬，這憧憬策勵着我扶病就道，使我現在有了這深深的印象。

那時，我早已住在南雄中學，已經是嶺側了。雖然有那麼本來是六十里的路程，但這邊疆的兩省——贛和粵——之老百姓，却熙熙攘攘的往來着，口中時時談到「梅嶺」，或者簡稱「嶺」上。

大庚縣城並不設在庚嶺高峯，他是躲藏在二十里外的嶺北之畔，在「四圍山色中」，伴着那條清悠的河水，過他好像大地永遠是更闌人靜的好夢。

那條河是分開新舊兩城對立的天界，可以直通贛州的章貢兩水。一條中山大木橋，維繫了兩城的聯絡。

你可以在中山橋的中間翹望：東山的峯巒，好像一位雄壯

的母親，伸手要描過你的小臉去和他接吻；俯視着兩旁沿河的矮屋樓房，目送着來往的古老的村民；你會彷彿你得天獨厚，有了蘊在青山的胸懷，臨在小民的高風的驕矜。

除了新城的小市場外，這條中山橋就夠代表地方色彩的精神的所在了。南京的夫子廟前，廣州的城隍廟前，都可以這樣觀察，自然對這橋也就可用這眼光了。鱗附在橋上的幾十間店子，有前代的現在也還穿着的土製服裝的舊衣店，有製板鴨斬下來的翅腳的鹵味小食店，有附賣教科書的紙店，有土製糖果店，更有那賣火爐蓋的山貨店，那是一件使居民帶着牠，好像馬上就吸入老氣橫秋的毒汁的無形殘害品。但是這橋却給你發現一個智識寶藏，那就是公安局設立的圖書館。館址雖然不大，可是有了一些普通應用的書本，有世界書局的ABC叢書，有史地叢書，辭源，地圖，申報，香港報，廣州報，更有足貴的是復版後的東方雜誌，新中華現代諸雜誌之整齊。我每天要到那里去一次，新俄文學中的男性和她是一個弱女子，就是在那里看的。

以橋為中心的兩邊是新舊城的城門，在新城門和大街的距離處，佈滿着幾間最有誘惑性的銀牌館，——銀牌館就是番攤館，也名防務經費局——那是剿匪軍從廣州帶來的新建之一。誰不知廣州是健賭的大本營，河南，深圳，澳門，汕頭，江門，都是賭得很有成績的。自然有些賭科博士就曉找到這「天國」來做殖民地了。博士改造的功績，不只有那堂皇的門面，而且以前用大小不勻的石子來做籌碼的，現在也改用大小一律

的白珠，由那不美觀的竹籌箸，改為珠皮的籌箸了。呂宋的雪茄，英美煙公司的三星捲煙，是必需的獻客妙品，也就從廣州運來了。

橋那邊有一條河邊街，面積不過半丈左右，有一些做桂林米粉的坊子，飽館子，成衣舖，大半是空着。那空着的地方，到了中午，就擺滿了一担担的鮮紅的橙果，金橘，柿乾，在中山橋望去，彷彿是一條純紅的街。

唯一的省立十三中學，就在舊城東門外，校長住在上海領乾薪兼遙為節制，校舍預顛得很，有十幾位女生。新辦的私塾式的縣立女小，第一小學，公共體育場，都在城內。

新城還有百幾個妓女，散佈在各條小巷的館裏，只要時近黃昏，或者是萬家燈火的時候，那胡絃和着湘腔京調的嗚嗚之聲，就發自小巷的門裏。這些神女大半來湖南，吉安。

新城的錫鑛局，是經營屬內錫礦的採練的。歐戰時，那錫價很好，可是現在已經跌得很厲害了，堆積很多在香港。這物外國人不來買，在中國就成爲廢物了。據說各國做槍筒的原料就完全用錫來精練的。

街上的板鴨店最好，板鴨是以南安製來爲最妙的。

當着初冬，灰白色的鴨羣，象滿各條巷落。從小巷經過，都有雜亂的「嗚嗚」的叫聲。到了那東山高嶺上有了雪花的時候，那就是羣鴨的「秋斬」之期了。住近養鴨場的人們，從午夜到東方發白，就要給那一聲聲的淒叫，把你從美夢之國喚回。

據說要製成的板鴨肥嫩香脆，先要用穀養足一個月，其次要受雪和太陽的七晝夜之曝凍。在別地你要認明是不是膾貨的時候，你可看那腿邊有沒有一條深溝，南安工人的巧術就是能夠把那隻鴨腿的飽滿，遮去了那條腿溝。在同一地方，又以東門外的更好。

他們有一個傳說，板鴨要經過梅嶺，然後才算上品。其實這沒有什麼神祕。要運廣東的板鴨，他必須有八日夜之曝凍，然後封入不走氣的大缸，由南安經梅嶺，運到廣州，常常是需要一個月的時間。這樣，板鴨的原有香味，既不走洩，而經過相當時間，肉自然更加酥脆比放在棧房任風吹塵襲好得多了。

我們回到廣嶺來吧。

當着梅花盛開的時節，你要是徘徊於高峯之上，那種帶着雪白和清香的氣色，正像一位你心愛的女郎，在一陣悲壯的別離之後，如今穿一套縞素的衣裳，來在你面前向你低訴衷曲，我相信你不是爲了色情的滿足去向她溫存，而是清幽把熱情溶流了，發出一種最純潔的情調。這情調可以克服了林和晴那樣的逸士騷客，也還是克服了從巴黎帶着粉香氣息回來的跳舞博士的野心。

當我到達了最高峯的時候，我不能不勉強支持着病軀，步出轎門，向着這詩人曾經繾綣流連過的遺址憑吊。那山門兩邊殘碑上的詩句，已依稀難辨了，剩下四面堅厚的關垣，二三條石樑，介着我的頭和天之間。這殘垣，這敗壁，告訴我應該給他一個唏噓嘆息的代價了。

「南天第一關」。我這樣在那高峯上想。

夜的永漢路

林浪沙

從早晨到夜裏，從夜裏到早晨，汽車的叫囂聲儘是彌漫着空間，傳到每個人的耳鼓，震動着每個人的心房。

這都是都市特有的表現，沒有汽車能成都市嗎？何況這更是革命策源地的廣州。

永漢路，這誰都知道是廣州一條最繁盛的馬路，那兒，像棋盤般佈滿着各式各樣的人物，不過哥兒們在這裏倒是風頭兒最勁的。

高大的洋房，織綴滿了紅紅的年紅管在流動着，流動着，是象徵着人們底血液哪！

林立着的書舖子，吊在高高低底寫滿了大減價字樣的旗子，是那一間都不能缺少的，而且，那裏面是擠滿了人，但，看書的人却比買書的多大半，這簡直是個大衆的圖書館，朋友曾對我說：他常在這些地方看完一篇小說，或一本圖畫雜誌。

我們如果從上俯視，那塗滿了司丹康底光亮亮的頭，數目竟像天上底繁星而會使你吃驚！看哪！迷人的大腿，高聳底騷動着的乳房，鬆曲着像波浪的頭髮，血紅的朱唇，臉上是塗了牆灰一樣厚的脂粉，那身上的氣味，我真會懷疑她們是從香水廠裏抓出來的，這，這就所謂摩登的都市姑娘。

哥兒們更是一搖三擺地，在瞞着女人，而且，這兒是隨時隨地都有娘兒在穿插，那雙像條柳葉的媚眼，瞟上了一個，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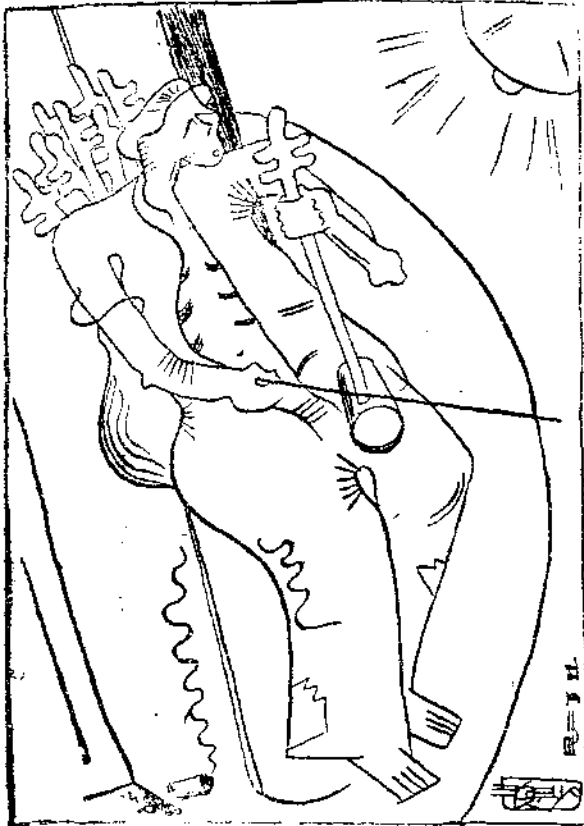
而且，那廣州的唯一土產底霸王，是常出沒在這兒施展他們的本領和做着驚人的事跡的。

這些，這些複雜的，帶有肉香而佈滿着魔鬼的圖案，那就是這所謂都市裏一條最繁華的路子。

然而，這些你沒有知道的吧；在路的轉角處，那異鄉的流浪者，背上背着一大袋胡琴子，顫抖着的手是拉着這顫抖着的胡絃，更提起那像咽着淚的嗓子，悄悄地向人們嘶着：「朋友！買個玩玩？一角錢儘便宜？」

唔！誰買？誰肯
瞧他一眼！

哪！手車夫
不又是拖着沉重的
脚步在警察的
棍上，挨過了路
頭，挨過了路心
，更挨過了路的



輕地向你膘一膘。
簡直把你的魂也勾
下來喇！但，哥兒
們却會在一兩個煙
圈中，勾搭上一個
女人。

盡處，聲聲的呻吟，點點的汗珠。啊！由他吧，在這時又有誰願瞧他一眼！
一羣羣的乞丐，一雙雙瘦削而青白像枯骨的手，常會在闊人的面前搖晃着，更喘息着的說一聲：「先生可憐！……」
闊人們瞪大了眼睛，喝一聲，於是這一羣飢餓的狗又是帶了失望而悲哀的神氣色退下來。

「嘿！這些人真討厭！誰要你們來點綴這都市？誰要你們跑來這繁盛的馬路？」

柔和的帶有誘惑性的爵士樂，歡

狂的笑聲，調情的曲子，汽車的咆哮，把一切悲慘的事都掩盡了，朋友，你走在這兒，會聽到一點呻吟聲嗎？



初 一 (記在理明情形)

葉泰適

李司書瞧瞧釘在牆上的月歷，他翻過了一張，在第二張的下面他看見印的有「初一」兩個大字，他對劉上士說：

「明天在理兒去！」

「你爲什麼要在理兒？你又不喝酒，不吸大煙，紙煙你也不吸，只抽兩袋水煙，一月至多二毛錢，三毛錢再不能多了。還在這上面打算嗎？」劉上士很不贊成，他覺的在理兒有點迷信。

「在理去兒！」這個念頭，在李司書的腦子內邊，老早已經有了，半月以前——那是在「十五」那天，張見習允許了介紹他在理兒去。張見習是「老理兒」，在理兒他已經二十多年了，他在的是「童子理兒」，那是在他當小孩子的時候，父親便叫他在理兒了，據他說，他們是「滿家理兒」——全家人沒有一個不在理兒的。

張見習知道李司書出錢有點不大痛快，他故意逗李司書：

「你要在理兒？在理兒得拿出錢來！」

「乖乖！在理兒還要錢哩！」

李司書只在心裏想，可沒有說出口來。他打着滿不在乎的口氣說：「要錢給他錢。」可是得在事前弄清楚，他認真的問：

「得拿出多少錢呀？」

「十塊八塊也不多，」李司書耳朵轟的一鳴，舌頭伸的多長，他幾乎要問：用了這些嗎？對方接着說：「三角二角也不少

。」他想：這還可以。對方補充說：「沒錢也可以。在理兒是好事，有錢的人能在理兒，沒錢的人就不能在理兒嗎？」

「對呀！我也這樣想，應當替窮人打算，不要只圖有錢人方便。」李司書很高興的應和着對方的話。

可是，張見習斬釘截鐵像似說出來定價一樣：

「就像你，至少也得給人家拿出五毛錢，說起來算一個官兒啦——有武裝帶的。」

「五毛就五毛罷！」李司書暗暗的咬了咬牙根。

可是，那天沒有去了，因爲公事太忙。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半月了。「十五」沒有在成理兒，李司書決計在「初一」去。他像似不知道劉上士還在自己對面，站起來就往張見習的屋子跑，張見習已經睡了，剛睡倒：

「明天在理兒去！你知道罷，明天是初一。」

「好，明天去！吃過早飯去。」張見習說。

在理兒的公所，離團部很近，走的不到二十分鐘，張見習便指着前面一所新建的屋子，他告訴李司書：

「那就是，那就是我們的公所。」

公所，在一條很僻靜的街上，當李司書走在大門口的時候，便看到在粉白的牆上寫着一付對聯：

「因火生煙若不撇開總是苦

酒水爲酒入能回頭便成人」

上邊橫着寫了四個大字：

「理門公所」

張見習指着這付對聯，問李司書：

「這對子寫的怎麼樣呢？」

「好！」

「你別要光看字，你看這對子編的有多好，」張見習神哩神氣的向李司書解釋：「因」和「火」不是「烟」字麼？「若」字要是不撇開，你看是「苦」字不是？」

「可不！」李司書像是大夢初醒，他想：對聯也編的這裏玄妙！

這天因為是初一，公所兒的人特別多：城內的，靠城附近的，還有離城四五十里地在雞叫時就起身來的。

李司書先被叫到一個屋子裏，在老佛爺面前學的「下參」，教他學下參的人像似小排教練時作單人教練一樣，很熟練的向他說：

「俗家叫做磕頭，我們在理兒的叫做下參。下的什麼參呢？金頭報母參。何謂金頭報母參？人生懷胎十月，落草的時候必須打一個轉身，就像我們下參一樣，才離了娘身。」那個人越說越快簡直的小孩子背熟書還要快：「所以我們下參是報的母親生育之恩。要知道俗家一百個頭，不如道家參一參！」那人一邊說着，一邊比畫着下參的樣子給李司書看：「會參不參，方圓不過一尺三。」那人的兩腳跟靠攏並齊在一條線上，猛的一彎腰，兩隻胳膊直挺挺的擎在地上，不，擎在席上，高高的頂起的屁股使勁的往下一落，兩個膝盖很熟練的便着地了——其實，應該說是着席了。接着他說：「頭心着地！」真，

，頭頂直上直下活像搗蒜一樣，「咚」，「咚」，他在地上搗了那麼三四下。李司書抑制不住自己只想笑出來，他又怕笑出聲，人家不要了，當下把他搽出來，他使勁的自己的大腿上搽了一把！那人把頭抬起來說：「抬頭望佛。」兩隻眼睛死釘釘的釘着掛在牆上那張被烟燻的送乎分辨不出眉眼的佛像。然後把頭低下去他說：「低頭沉心」，迷縫着兩隻眼睛，現出平板的臉孔，活神活現地像似在作「靜默三分鐘」一樣。然後才慢慢地起來。

「不作揖嗎？」李司書像詫異的問。

「不。告你說，俗家叫做磕頭，磕頭時要作揖。道家叫下參，下參並不作揖。」那個解釋的一清二楚。

學會下參以後，便有兩個人領導着李司書向一個窰洞內走，走在他前邊的那個人牽着他的左手，走在他後邊的那個拉着他的右手，這樣的他被拉拉扯扯的穿過了幾個屋子，他聽到那兩個人嘴內喃喃不已的，不知道唸誦些什麼玩意兒。最後他走到那個窰洞門口，聽說「當家的」徐大法師便在那個窰洞內邊坐壇，當李司書的左腳剛踏進門內的時候，走在他前邊的那個人，忽的扭過身子攔擋住他，不讓他進去，同時也不讓他退回去，這才口中念念有詞地說着：「一脚門內，一脚門外；門外為俗家，門內為道家。」後邊那個人像似唱一樣和着說：「左腳門內，右腳門外，左腳為善，右腳為惡。」於是又輪流到前邊那個人說了：「你現在站着的這個地方叫做『門坎』。何謂『門坎』？這是當和老佛爺度化楊祖的時候，留下這條『門坎』——隔『門』不傳，隔『坎』不度。從今後你無論走在山南海北，無論

走在天東地西，有人要讓你喫煙喝酒，你一口烟也不能喫，一盃酒也不能喝，有人要問你：『閣下你在理兒嗎？』你應當回答：『不敢，算有條爛門坎兒』。所以，『門坎』不是你我所說，完全是對外人之言。這你可記下了沒有？』

『記下了。』李司書很習慣的只想把左脚放回去，作一個立正的姿勢，可是前邊那個人勾住他的左腿沒有讓他收回去。

於是前後那兩個人像似基督教徒唱聖詩一樣，粗喉嚨大嗓子的唱着：

『聖宗堂前一隻舟，

往日罪孽在內頭。

今天得了清淨理，

所有過錯一筆勾。』

窖洞很深，大約總有兩丈多罷。假使要是大個子的話，舉起手來總可以摸的着窖頂。窖洞被煙薰的烏黑，人到內邊幾乎睜不開眼睛。李司書向前走了幾步，憑了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光，他看到洞內盤膝坐着一個老頭子，穿着道袍，蓄着滿頭的長髮，滿臉的鬍子幾乎有三寸多長，半閉着眼睛，一動也不動的坐在壇上，李司書想：『乖乖！這就是當家的。』

忽然他聽見那兩個人在他耳朵旁邊，像打雷一樣使勁的喊了一聲：『參見師傅！』李司書的腿軟溜溜地已經跪下去了，不，已經參下去了。

這才看見那坐在壇上的老頭子，微微地搖恍了一下身體，睜開半閉着的眼睛，凝神注視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這個穿着軍衣

戴着軍帽，勒着武裝帶子的軍人，他也像似審查這個軍人是正牌子呢？還是副牌子呢？——是軍官呢？還是軍佐呢？

停了老大一會，他才開口問：

『你叫什麼？』

『李國棟。』李司書回答。

『在理兒你自己心願呢？還是朋友勸呢？』

『我是自己情願的。』

『善哉！』那位老頭子把兩掌合在一起，微微地向上一舉。

乖乖！那對道袍袖子怎麼那樣寬呢？李司書想：『要是偷西瓜的時候，一個袖子內邊準能裝一個！』

那個『當家的』像似唱一樣對着李司書念道：

『新弟子你來進道，

在理門中有玄妙，

煙不吸來酒不要，

父母堂前行孝道。』

接着他把聲音故意放低一點，可是很快很熟練的說：『我這在理兒的，比不得喫齋行善——三年爲滿，五載爲圓；這是一輩子終身到底的事情：一口煙也不能吸，一盃酒也不能喝，他可能記的住嗎？』

『記住了！』李司書跪在壇前回答。

『伸出你的左手來！』坐在壇上的當家的說。李司書把他的左手伸出去。『當家的』很嚴肅的告訴他：『我念一個字，你也跟着念一個字。並且念一個字屈回去一個指頭。』說畢當家的先

念了，字咬的那樣真確，聲音那樣的沉重，像似教外國文的教員，教學生初學的發音時候一樣：

『觀……』

『觀……』李司書跟着念了出來，把大姆指頭屈回去了。

『世……』

『世……』李司書食指屈回去了。

『音……』

『音……』這回屈的是中指。

『善……』當家的把兩片嘴唇撮在一起，由中間吐出這個字

『善……』無名指又屈回去了。

『薩……』

『薩……』於是李司書的手，撮成一個拳頭了。

當家的又命令他把五個指頭伸直。

『觀……世……音……善……薩……』

『觀……世……音……善……薩……』

這樣反復的念了三次，當家的徐大法師告訴李司書說：

『這就是我們在理兒，『五字真經』。上不傳父母，下不傳

妻子。若問這五字真經有什麼好處呢？你且聽我道來：若遇大

災大難，面向東南，舌頂上顎，一氣貫通，出口念過三聲：逢

兇化吉，遇難呈祥，有病治病，有災消災。』

李司書剛準備往起站的時候，徐大法師又向他叮囑着：

『這五字真經，跪在師傅面前念的，起去可就不能出聲念

了。』

李司書這才站起來，像是解放了一樣離開了這個窰洞，當

他走到院子的時候，他看到來的人比先前更多了：男的，女的，最多的是老總兒和勒着武裝帶子的軍官。放在院子中央的一張方棹上面，堆着一堆銅子，毛票，還有香表一類的東西，李司書的五角錢也堆在內邊。

從公所出來，李司書問張見習：

『就是第一次給錢哩？還是每次都給錢？』

『差不多每次總多少留幾個茶錢。』

李司書想：『這個事兒倒不壞呀！要是自己不在軍隊上幹的時候，到家去辦一個公所也不錯：有吃的，有住的，有人送錢，還有人磕頭，一舉四得，何樂而不為？』想着想着，忽的他過去問張見習：

『要是辦公所的時候，是自己想辦就辦？還是同誰交涉？』

『好容易！要是誰想辦誰就辦的時候，那在理兒的公所還

數的清！第一你得先呈請官廳批准呀！』

李司書的兩隻眼睛瞪的和鐵環一樣，他呆了一會問道：

『不是團部有幾個人說，在理是不叫人知道的麼？苦果還

要向官廳呈報那不是成了官的了麼？』

『哈哈！人家說的是啥理兒？你沒有看見掛在柱子上那面

虎頭牌子麼？那上面粘的那張公事，就是官廳特許辦公所的公

事。你真糊塗！』張見習拿着『老理兒』的資格，訓誡這位新進

來的弟子：『你不聽當家的『烟不吸，酒不要，禮義廉恥並孝

道』麼？』

——完——

在飢餓線上掙扎

冰 英

京杭道旁的溧陽，以前也曾被人認為安樂窩；但近幾年來，水災，旱災，蟲災，再加上絲價和穀價異樣的低落，溧陽的農民就始終站在飢餓線上掙扎。

平日，這時已過了秋收的時候了，一疊疊黃金色的稻都已堆積在門口；雖然是穀價低落，但農民們三餐白飯還勉強可以有的。但現在，溧陽有很多的農民連稀粥都喝不到了。我這次到溧陽去，曾遇到了很多悲慘的事實：

我一位朋友的鄰居，是種有十五六畝田的半自耕農，以前也可算是小康之家，但今年却窮得幾乎連薄粥都喝不到了。一天，那老農正靠着門在陽光下取暖，我走上去和他閒談，下面是我們倆的對話：

『老伯伯，今年收成怎樣？』

『咳，不要去說他了！今年自下了秧後，老天總是和我們窮人作對，一滴雨都不下；我們天天望着雨，但天天總是好太陽，一個月不下雨，二個月不下雨我們都眼睜睜看着自己田裏的稻黃了，萎了，枯了！』

『難道除了希望天下雨以外，真一點沒有辦法嗎？』

『辦法？我們有什麼辦法？河裏的水是乾了，田裏的泥是裂了，我們「會」也出過了，龍王也求過了，什麼辦法都想盡了，但我們所希望的雨一點也沒有下！田裏白了，還有什麼用呢？我種十五畝田，十畝一點收成也沒有，五畝還總算天賜我一

個七折收成，但收來十幾担穀，田主的租賦，人家的利錢，一年的糧食都靠這十幾担穀，先生，你想怎麼夠呢？』

我望着他那癯黃色乾枯的臉色，一聲不響，他却更繼續着道：

『先生，我是還算好的；在這村裏，當五六月裏的時候，有很多人連粥都沒有得吃，祇能在乾枯的河裏去找些烏龜螺螄充飢；有的沒有辦法，祇能去挖「觀音粉」吃，有很多吃了肚脹的；但這有什麼辦法呢？天老爺要叫我們受苦啊！』他相信命運，我也就順着他道：

『老伯伯，你們將來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我除了以將來來安慰他以外，再也找不出一個適當的措辭；我假使和他講真話，那是他不相信也不願聽的。

『先生，種田人是苦命啊！我們巷上有一家親戚在閩家橋，姓王，他種的幾畝田都乾壞了，他家裏又沒有一些東西可吃，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就把家裏的柴賣掉了，買了一些麵，又買了一包砒霜，當煮麵的時候他暗暗的把砒霜灑在麵裏，過了幾天的孩子和他的老婆都得高高興興的把麵吃了，祇有他的母親因為愛惜他的兒孫，甯可忍着餓不吃，但後來一家四口都中毒死了，他年老的母親也就一慟而絕。咳，我們種田人的命素來是注定苦的，這世裏我們是沒有出頭的了。』他講的這一件事實，我聽了覺得異樣難過，我就走回了朋友的家裏。我們不要說什麼渺茫的地獄，溧陽的農民現在真過着人世間最悲慘再可憐的生活，就生活在地獄中。

我們知道溧陽的土地最瘠瘠，山地佔全縣地積百分之二十五；有許多農田是在山坡上，假如大水呢，田要被冲刷，遇着了像今年這樣的旱災，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至於農田的所有權，大部分是集中在地主手裏，雇農和佃農佔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因此遇着這樣的荒年，農民們祇有吃糠吃草的辦法了。今年米價高，照道理農民應該佔些光，但實際上農民祇有更吃米價高的苦，我們知道集中有糧飲的多是地主和富人，他們是要以更高價出售他們的米糧給貧苦的農民。

農村的經濟全靠著地主，錢會和典當調劑；但現在，放四分月息剝削農民的地主最也不肯放款給農民了；錢會已沒有辦法可以聚舉；農民現在唯一的救星祇有典當也是勉強的維持，一天祇開四五點鐘的門，東西向他抵押還不到十分之一二的價錢，一件簇新的綢夾，祇當了一塊的大洋錢。

許多沒有東西吃的農民，在想盡了最後辦法的時候，再加重着溧陽經濟的條件和民性的剛毅，吃大戶搶米的事在六七月裏常常發現什麼「貧民自救會」「雀會」的組織也產生了，這種組織，與其說他受反動份子的煽動，甯可說是為經濟的條件所構成，因為那時實談不到法律，一個農民曾有過這樣的話：

十
「我們現在的肚子餓着，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祇有向大戶乞食！向大戶借！我們手無寸鐵，大戶不能說我們是匪；即使官廳不可憐我們要來捉，那末，我們可以一齊去自首。假如關在監裏，飯是不愁的，那我們倒歡喜了！」這種悲慘的

話，我聽了很感動，我為那善良的農民而流淚了！

為着要求生存，為着要活，許多年青的男女都沿着京杭路錫宜路一帶去逃荒，但因為都市的失業和農村的恐慌，所以他們所得的祇有同情，却很少糧食，沒有辦法，許多年青的女人祇有秘密的賣淫了，她們不是沒有廉恥，她們為的是要飯啊。

以前每年可以輸出七十萬担稻四十萬担米的溧陽，現在那裏的農民連粥都沒得吃了！在溧陽的災情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農村經濟崩潰情況的一角，我們喊「救濟農村」，決不是坐在沙發裏寫幾篇文章所能收效的，我們必須脫去了長衫深入農村中去為他服務，切切實實的幹，政府也一定要訂定一個整個的計劃來救濟。否則，誰總想像這悲慘的結果呢？

台灣農村的婦女

陳昌華

在台灣最值得我注意的是那裏的婦女生活，現在拉雜的寫下來，諒為關心婦女生活的讀者所樂聞，不過我當時住的是在台灣的南部，所以我這裏所敘述的是偏重於台灣南部的婦女生活：

台灣南部，地處熱帶，農產品十分豐富，居民以耐勞儉樸著稱，特別是女人，她們有着健全的體格，終年在猛烈的日光下工作，絲毫不感到一些痛苦，那種自食其力；毫不依靠男人的精神，是值得人無上欽羨的，她們裝束，大都和國內數十年前一般，衣長及膝，頭戴一頂竹笠，笠上圍着一條黑布巾，初看的時候，非常奇怪，但看慣了，便不覺得怎樣奇特，一年四

季，她們沒有穿着鞋襪的機會，其主要的原由，固然是經濟的影響，然而終年勞作，那裏有給她們穿着鞋襪的機會？舊歷的元旦，才是她們唯一的假日，她們盼望元旦日的來臨，因為在那一日，她們便可以塗脂抹粉，穿着一雙日本式的木屐；和一對短襪，盡情的歡樂一天，所以在辛苦的工作中，她們只要想起快樂的元旦，愉快的情緒，便立刻顯露在她們的面上。

她們喜歡音樂，每當工作餘暇的時候，總可以聽到一片清脆的歌聲，她們所唱的是情歌，像下面的二首，是她們所喜歡唱的：

(一) 馬茶開花白些些，紅蝦出世在大溪。

小妹抱哥膝上坐，哥如口渴乳作茶。

(二) 菱角開花在深潭，小妹要嫁哥不甘，

小妹嫁出成雙對，害哥搥胸喘大氣。

小妹勸哥無須苦，三日回家哥個嫖。

(註：「嫖」是妻的意思，「不甘」是不願意)

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我們除聽到一男一女對答的情歌外，有時還雜着一些弦竹的樂聲，那種肉麻的，含着深情的歌聲，使聽的人無形中得到一些快感來，她們日間雖然辛苦的工作，可是一到晚間，因為陶醉於甜蜜的歌聲裏，無形中便把日間在凄風苦雨中工作的痛苦忘却了，這是她們工餘的唯一消遣方法，我認爲這確是一種高尚的娛樂，因為一方面大家可以聯絡感情，消磨無聊的光陰；同時精神上既有一種慰安，便沒有別的惡劣嗜好，較之那些日夜沉醉於歌舞場中的公子哥兒們，真

不啻有天淵之別呀！

講到她們的婚姻問題，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本來處在這舊禮教籠罩下的她們，那裏有什麼自由之可言，可是事實她們對於婚姻問題，較那些都市的自由得多，爲什麼呢？因為她們並不是半步不出繡房的閨女；而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平時因爲工作的緣故，時常和男人接觸，所以男女間便沒有隔膜，而且她們自己明白婚姻是個人切身的問題，最低限度，須要選擇對方的性情和人格，適合自己，才能夠「白頭偕老」，不然，「貌合神離」的婚姻，在她們是認爲最痛苦的事，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裏是不大通行的，因此如果不是經過她們同意的婚姻，她便毫不客氣的提出反對，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偕着情人一走了之。

最奇怪的是男女一經訂婚後，如果大家同意的話，雖未經過正式結婚，也可先行同居，所以有時在未結婚前，便先生孩子，等到結婚的時候，連這個小寶貝一齊帶去，在我們認爲不得了的一回事，可是在那裏却視爲「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奇異般的，所以真操二字，在那裏是不大惹人注意，也許有的還不明白它的意義哩！

二三，一一，二五於汕頭。

海防一日記

微笑

昏昏得和死去一般的船艙里，人們都忙亂着整理行裝。那天將曙曉，四等艙里却沒有絲毫的光輝，但聽得有些人在嚷着：

「快到海防了！快到海防了！」

「老楊！」我把網籃扎好，便向同路的楊君道：「咱們上夾板上去看看。」

「好的，等我把箱子鎖好。」

當我們將要走的時候，同艙的李君用一種老于出門的口吻向我們說：

「快靠碼頭了，當心閒雜人偷你們的東西，還是別上去的好。」

我們很感激他的美意，可是我們急于要看見海防是怎樣的一個模型？終于只向他說了一聲「不要緊」，仍舊向上夾板的樓梯走去。

離船不過十餘丈的岸邊，是一條整齊清幽的馬路，兩旁有蒼翠的樹木，沿岸還有一片青葱的草地。等船上只站着十來個人，無非是幾個巡捕和接客的。寂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絲毫不像輪船要靠岸的樣子。

候船靠穩了碼頭，依然沒有什麼動靜，並不見有和上海一樣的搶行李的碼頭夫，也不見那些亂嚷的閒人。所有的旅客都整隊到海關上檢查，行李交給旅館里的人照料運輸。我們從海

關的東面一道門進去，週身經過安南人的搜索，再由西面的門走出來。等了大約半小時的光景，行李方始由小鐵道運到，一切都是那麼景景有條，沒有絲毫的紊亂。

幾個身材高大的法國人開始檢查了，由安南人翻別人的箱籠，他們只站在旁邊看，凡是新東西都要拿上去稅，尤其是衣料襪子一類的東西查得最嚴。我的行李共四件，一個人難得照應，隨那些安南鬼子亂翻，眼睜睜地望着他們把我的兩雙嶄新的襪子和一條毛巾拿去。我兩隻手把東西往箱子里放，他們却有五六隻手向外面抓；我只得胡亂將行李拖到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去清理。在我旁邊也有幾個人在理東西，他們嘴里不住的囁咕着。

「他媽的那些洋鬼子，」一個有點小鬍子的男子自言自語的罵道：「把老子的箱子抄得亂七八糟，連理都不好理。」

「狗×的安南人才可惡，」一個穿短裝的人在旁邊答腔：「把老子的一條氈子拿去了。」

「明拿還是好的，暗中偷才叫利害。」那有鬍子的和他攀談起來了。

「唉！過一次海防，要叫人頭痛一次。」短裝人嘆息着：「二天註一到省註二這條路真叫人不敢走。」

「有什麼辦法呢？不走這里又沒有別的路好走。」

「他媽的。只敢欺服老子們中國人。」那短裝人用手指着站在一車行李旁邊的外國人，氣憤憤地說道：「那些人他們又不敢檢查。」

「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有什麼辦法呢？」

聽他們在一旁唉聲嘆氣的談着，我固然不曾答腔，內心却惱恨異常。那些法人的檢查，簡直沒有把中國人當人；當他們搜身上的時候，竟連鞋子都要脫開來看，這，未免欺人太甚了。實在是中國人太好欺，中國政府太懦弱。帝國主義者特有的猙獰面孔是向弱小民族顯示的，我們可憐的同胞，只有忍氣吞聲的受他們的侮辱。唉！這口氣不知那一天舒得了？

我一面聽別人談話，一面心里抱怨着。忽然有個人拍我肩膀一躍向我說道：

「先生！行李弄好了嗎？快點上車吧！」

回頭一看，原來是在船上接洽好的那個旅店接客的，于是把行李點交給他，坐上他指定的洋車，直向新亞旅店跑去。

沿途馬路寬闊，兩旁都有高大的樹木；在兩條馬路的中間，有一片寬約三丈餘的草地，來往車輛，各走一條馬路，都是靠右邊走，新生活的條例，在那兒似乎不適用了。路上除了些微的車聲和小販叫賣聲以外，恬靜得什麼都聽不見；那里沒有電車，也不見公共汽車，連普通的小汽車都很少見。至于路旁的行人，異常稀少，只見幾個安南婦女，身穿倒長不短的黑衫，赤着一雙天足，頭上頂了一個老大的籃子，嘴里嘩啦啦嘩啦啦的喊着，大概她們都是小販子。在道旁樹蔭底下，有些安南婦女，三五成羣的坐着，她們有說有笑，口里却不住的嚼東西，露出她們黑得發亮光的牙齒，嘴唇紅得使人感到有些異樣。我本想多注意一下她們的特點，可是車夫不肯幫忙，把車身拖轉了

灣。不一會，來到旅店門前，進門便是架大鐘，那時正敲九點，再看看我的錶，已經十點鐘了，先還以為是我的錶走得快，後來才想到香港和海防的時間相差一小時。

旅店陳設簡陋，和上海的小客棧相似。房間是三人同住，除了我和楊君外，還有個姓王的。室內光綫倒還充足，當窗便是馬路，自窗口看到異國風光，始終覺得和本國有些兩樣。

大概十點鐘的光景，我們便吃飯了，飯後隨旅店的翻譯員去領護照，只由一個法國人對對像片，即將護照發還，

在回旅店的那條馬路旁邊，見大樹下設着一座小小地神壇，和木人戲台那麼大，外面掛着紅綢帳幔，上面橫着「求靈仙」三個字。壇下睡着個安南人，他旁邊推着許多香燭。我看了好久，不知是什麼玩意？想問問車夫，可惜語言又不通，只得回到旅店。

好幾天沒有沐浴，身上髒得夠噁的，跑去洗了個澡，回來覺得非常疲倦，于是倒床便睡，倏我一覺醒來，已經四點多鐘了。那時王君坐在床邊吸水煙，楊君還昏沉沉地熟睡着。我們叫醒了楊君，一同出外散步，將出店門，管帳的向我們說：

「你家^{註三}們請早點回來請飯。出街千萬要當心扒手，安南鬼子偷起東西來非常利害。」

我們一面向他點頭，一面大踏步向馬路的右邊走去。才走了不多幾步，後面便跟了一大羣小孩，他們嘻嘻哈哈地笑着，好像在看什麼新奇人物一般，因此一街的人都向我們行注目禮，弄得我們莫名其妙。還是王君老練些，他看出了他們注意的

目的，于是向楊君微微地一笑，便說道：

「他們都是在注意楊先生那件綢長衫。」

「長衫有什麼希奇呢？」楊君有些不信的樣子。

「你看，我們都是穿的短裝，像你那件江浙式的紡縐長衫，這地方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我開口證明王君的話是對的。

「我却不信，也許人家是注意我們這幾個異方客。」楊君始終不以爲他的長衫奇特。

「我們都是黃種人，有什麼異樣的呢？」我笑着向楊君這麼說：「看你那件長衫，領高到耳朵邊，長拖齊腳後跟，別人焉有不注目之理？」

楊君正要開口，王君搶先說道：

「莫說了，快點回去吃飯罷，吃過飯再出來說。」

走到旅店前，見一個賣文旦的婦人，我選了個有菜碗那麼大的，只給她三仙錢註四便賣了，晚飯後我們三人大嚼一頓。吃完了文旦，又出去散步，這回楊君却脫去長衫穿短裝了。

先到西人街，那兒冷靜非常，連人影都沒有一個，靜悄悄的什麼聲息都沒有。因此，兩三個人的腳步聲特別顯得響亮，我們感到沒有什麼趣味；于是轉到華人街，那里全是廣東人的大本營，他們開着各式各樣的舖子。街上行人的擁擠，和上海

四馬路差不多。走完了華人街，前面的馬路窄狹而且齷齪，大概那便是越人的住宅區了。在每個轉角的地方，都大書着「禁止小便在此」的字樣，最妙就是在下面還註上幾個法國字，原來大法帝國的人民，也是愛隨處小便的。再向前走幾條馬路，

有一條發出臭味來的水，還有許多人家住在船上，那現像和蘇州河上相似。我們迫于臭味，只得轉灣走，尙不曾走到五步，楊君很緊張似的叫道：

「快點看！快點看！」

我隨着他的目光向前一望，原來是兩個人衣服褲子都不穿，赤裸裸地立在人行道旁洗澡，路上來往的行人，無論男女，都好像看慣了的樣子，一若無事的走他們的路，這風俗倒很奇怪！當時，我們也裝做沒有看見似的走了過去。走不多遠，一陣幽揚的歌聲，帶着些淫蕩的音調，播入我們的耳膜。隨聲走去，見十字街頭有一間小小地屋子，里面的燈光五顏六色的幻變着，從那里發出歌聲舞聲，還夾雜着一片嘻笑聲。門口站着幾個着西服的安南少婦，打扮得花枝招展，從昏暗的燈光中看去，一個個都好像月裏嫦娥一般。我們本來想走近些仔細看看，始終沒有勇氣，正在猶豫徘徊之時，見兩個安南曲辮子被他們拚命的用力向里拉，幾乎把他們扛了起來，那種手法，比四馬路的野雞還要利害。嚇得我們一個個向後轉往後跑，一直到了旅店門前，方始放心。

一整天就這樣糊里糊塗的過去了，明天還得趕早車，只得趁早安眠。

海防一日記，就此告終。 廿三，十一，五。記於海防

註一 慣常將來的意思。

註二 指安南省比叻。

註三 稱呼時表示尊敬之意，等於北平的「您」。

註四 三個海防銅板，和法幣約五分。

隨筆雜感

小品文之頁

女人和廣告

烏利

女人究竟是不是「花瓶」？這我不願意多說。大概有幾個的確是的，不過並非全部都是。雖然並非全部都是，總有一部分是的罷。

女人是不是「商品」？這多少總也有着關係；因為，無論如何，女人總是做着商品的「廣告」的了。

女人給商品做廣告，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說。

一，固定的廣告；現在一般出售衣服的商舖裏，總是把女人的頭臉來做廣告，紅粉粉的臉孔上面，烏油油的頭髮下，畫着兩條細長的眉毛，罩在玻璃櫃裏，遠遠的望去，好像真是一個女人在那裏站着或者坐着的樣子。或者只是兩條腿的模型，罩上薄薄的長統絲光襪子，看去是很肉感的。這種情形，只要經過一條熱鬧的街道，就可以看到許許多多。

二，是活動的；女人固然總是打扮得花花綠綠，好像原是廣告公司所特約的化妝表現的專員。而且，所穿着的服裝，常常在同時一道更換的；通行方口鞋了，就大家都穿起方口鞋來。通行尖頭鞋了，也就大家都穿尖頭鞋。旗袍，忽然長得蓋脚面，忽然短得露脚面；袖子，忽然細長得好像是兩個線

竹管，忽然短而倒大得彷彿胡蝶的翼翅膀；都是同時改變式樣的。

衣服料作的顏色和花紋也這樣，一經更動，就都改換。只要有了新的花樣，馬上風行起來。

我總是從行走在路上的女人的裝束，才注意起商舖裏的這種裝束的原料來的。

所以，無論女人究竟是不是商品，種是有着關係的了，因為女人，在給商品做廣告。

馬路所見

王雁

冬，到了人間。

路面上，顯着一層蕭瑟的特徵，牠，不再像夏日般的流着汗油，也不再像初秋似的有一層鬱秀的，恬靜的活氣。到現在，只是殘酷而暴虐的狂風，悽慘的景象，占領了這整個的大地。

一個初冬的晚上。外灘。罩上了一層灰白色的濃霧。為生活而奔波的人羣，都在這昏暗中掙扎。路燈的光線想努力衝破這惡劣的重圍，發出了一陣陣的閃爍。

我順着江邊，走到了繁榮的南京路，霧似乎是少了點。路上高大洋房的玻璃窗，亮得晃眼，裏面擺滿了五光十色的所謂舶來品。

青年男女，穿着時新的大衣，出入於酒館和跳舞場。從那紅綠色的玻璃的樓窗裏發出了悠揚悅耳的樂聲。

——汪汪汪……突然，在一個較小的路隅旁，

發出了一陣犬吠。接着，圍上了一些人。

灰黑色的臉上罩着一層薄薄的塵土，一身油膩的衣襟，很像做工的一個人，坐在四美泰酒樓門前，露出了血淋淋的大腿，兩手捏着傷口，用力的看着。膀上的飢肉在顫動着。在他身旁正是一隻凶狂的洋狗，還在不住的往前撲，我想，或者是想咬他。

毫不介意的，從一個穿黑呢服裝的洋大人嘴咕噥了一聲，她立刻回頭叫了兩聲，轉身隱着去了。

看熱鬧的人，似乎覺得那洋大人比這受傷的人好看，一齊回身目送他去了。

據他們說，這不干那洋狗的事，是這人穿得太壞，理由是：為什麼不咬旁人？

——五魁首哇！兩人好哇！四美泰的樓上發出了一陣鬧聲，接着，「哈哈……」不知是哭是笑。

文藝電影出版消息

在雜誌年的熱鬧聲中，近聞又一新半月刊「文藝電影」將於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出版。該刊為凌鶴主編，為文學，電影，漫畫，戲劇各藝術部門之綜合刊物。第一期內容有艾蕪，沙汀的小說，胡考，陳靜生的漫畫，鄭君平的電影劇本，孫師毅，唐納年包時，周伯勛，袁牧之諸氏的電影戲劇的名作。漫畫照片多為彩色精印，十分富麗堂皇。而且定價低廉，每冊祇售一角五分。社址上海蒲柏路四〇一號。

新聞記者的筆墨

少齡

十二月十日X報有一段常州十五歲妓女徐素娥被流氓八九人輪姦的紀事。中間有幾段有聲有色的妙文，茲特節錄出來，望有目共賞。

「……此輩原係登徒流亞，美色當前，則更趨之若鶩，一方則本以賈淫爲業，遂如磁吸鐵。……若輩入室後，始而盡情笑謔，迨至夜闌，乃決定依次輪流方法。……某甲爭爲先鋒，詎其經肉搏之後，竟棄甲戛戈而逝，一錢不名，其餘諸人，則表示如約納資，輪戰至今晨拂曉，猶有兩人養精蓄銳，已歷一宵，尙未獲一試。忽身起內鬥，咸欲爭先，不願殿後。此際素娥早已筋疲力盡，萬難支持，欲高懸免戰之牌。俾資休息。但該未嘗營一鬮之徒，絕對不允講步。……」

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好極了；作者作時一定是搖頭擺尾，讀者讀時也是一唱三嘆的。可是，一想到一個十五歲未成年少女，因爲生活的壓迫，不得不出賣的體，以維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却遭受八九人終夜的輪姦；這景象，是多麼

殘痛，多麼殘酷，然而，在賢明的新聞記者筆下，只見到肉搏，只見到素甲戛戈而逝，只見到養精蓄銳，使讀者讀了，有飄飄然之感，飄飄然，昏昏然，那裏知道這一個未成年少女，過着非人的生活，這着非人的蹂躪。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新聞記者的職責，應該推進社會，指導社會；像這幾個流氓的行爲，自然有他的社會依據；當然不是口誅筆伐能夠了事；我相信，社會上這類的

事一定還有，像徐素娥這類的女子也到處皆是；這是一個慘痛的嚴肅的社會問題；新聞記者應該用嚴肅的態度提示這個問題使社會注意。

這是慘痛的社會現象，還不是幽默；新聞記者不應該用這種遊戲的筆墨，尤其是不能該有這種遊戲的態度。

大作家小錯誤

一

讀書生活一期，敬先生的怎樣讀雜誌那篇文章內，關於雜誌分類，將太白分入一般性質的雜誌一類，與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並列。

太白同人問世，同是時下時新的小品文，小品文似乎屬於文學一類，捧上三十三天的袁中郎，不是小品文大家嗎？也就是所謂公安派，周作人先生講中國的文學源流，也就是從公安竟陵講起的。

所謂一般性質的雜誌，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無所不談，那纔稱得一般；太白是小品文，所以不是一般性質的雜誌。

二

十二月十日大晚報上失久先生的談天稿上，有這麼一段文字：

「我聞人家談過，孔明和東吳的使臣，曾有一段關於夫的問題，我想找出來做一個史證，可是我向友人借了一部水滸傳從頭看到尾，沒有找見孔明和東吳使臣的問答，而全部書敘述孔明的事也很少，再繼續後兩集，仍不見有這段的說話，令我失望得很！」

是失久先生的朋友害了他，還得再看續後兩集；假使不看水滸，去看三國演義，我想一找即著的。

三

不過，失久先生又說，「而全部書敘述孔明的事也很少」；所謂很少，絕不是絕無，那一部水滸裏曾敘到孔明，那我還沒有看着過。

四

幽默成了最時髦的名詞，要人們談話用幽默，黃包車夫拉車也是幽默，文人寫文章當然離不了幽默。

五

十日晨報上周樂山先生有一篇文章，描寫深秋的公園景象，有一句：

「像少女的幽默。」
少女的幽默在那裏，大腿嗎？眼睛吃的冰淇淋嗎？
深秋的公園像少女的幽默，這真是夠幽默的了。

那就是德國歌德原著，郭沫若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我想，郭先生所說的少年歌德之煩惱，恐怕就是少年維特之煩惱；也許是郭先生寫錯了，或是手民排錯了。

五

曹聚仁先生同劉大杰先生正在寫標點古書的問題糾纏不清，可見標點實在是一個難事，既然是現代人寫文章，標點也還是開玩笑話，標點的功用是幫助文學，一個標點的錯誤，會喪失或轉換原來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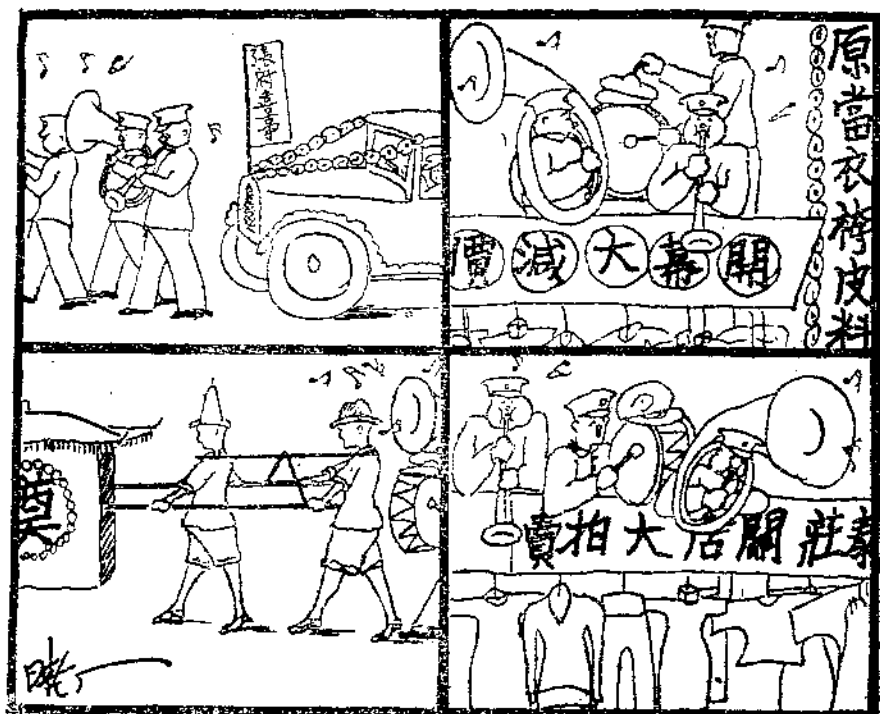
新生第四十四期柳湜先生的從難地較近的說起！就有兩蓋標點用得不要當。

「他只搶了七升半米呢？」
「要車水呢？稻子快要乾死了，我又不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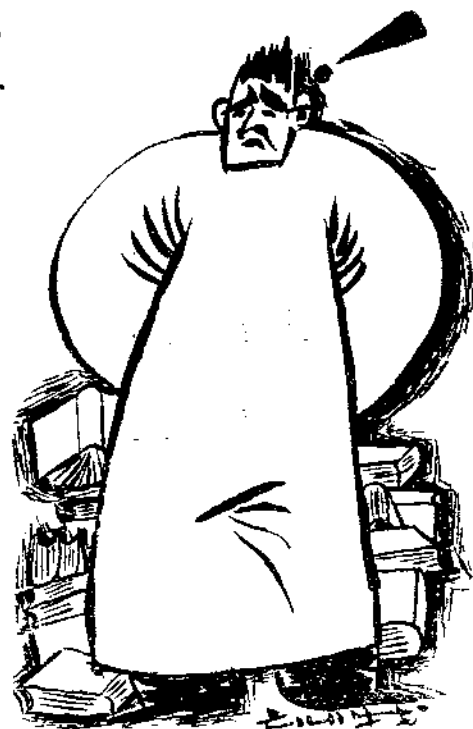
這兩句裏面的問號，在上下文看來，應該是驚嘆號，或是逗點，那意義纔明白，用兩個問號，使人含糊，因爲這夾不是用問號的語氣。
用標點得謹慎，用錯一個標點，使文章有別樣的解釋。

遺 產
問 題

忘我作



原當衣袴皮料



關 中
取 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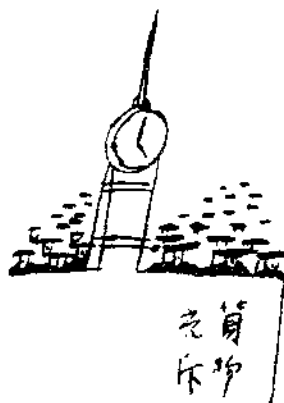
忘我作



招生



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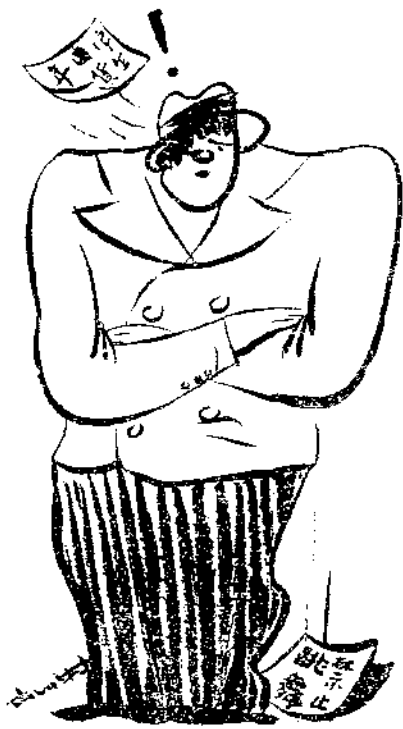


算 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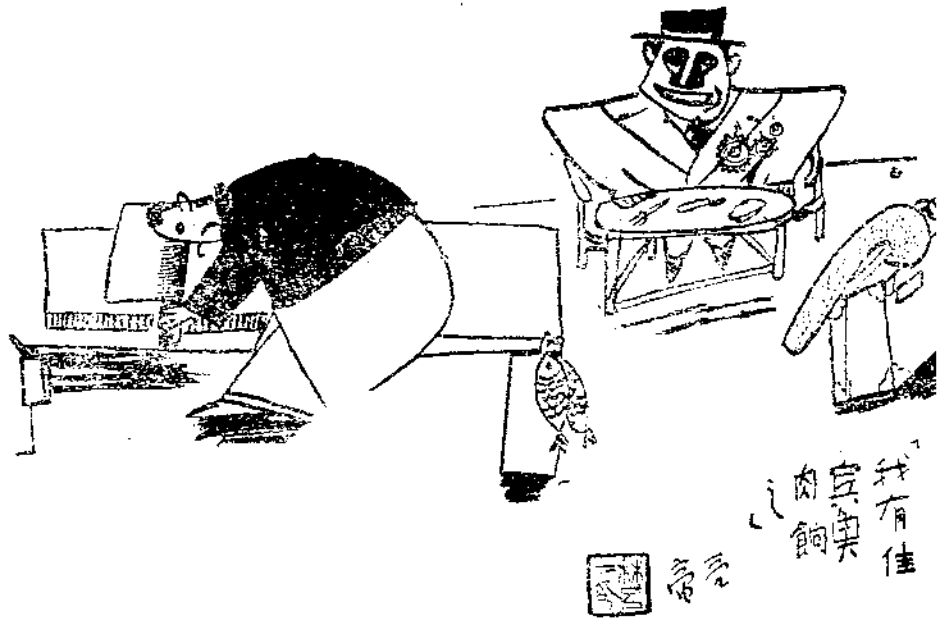
不景氣

—— 苦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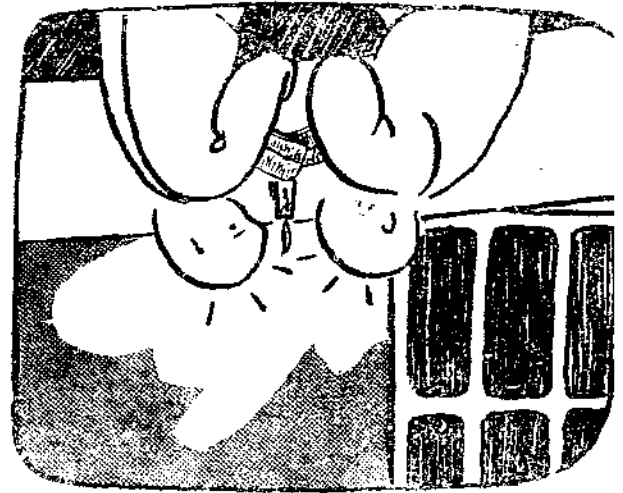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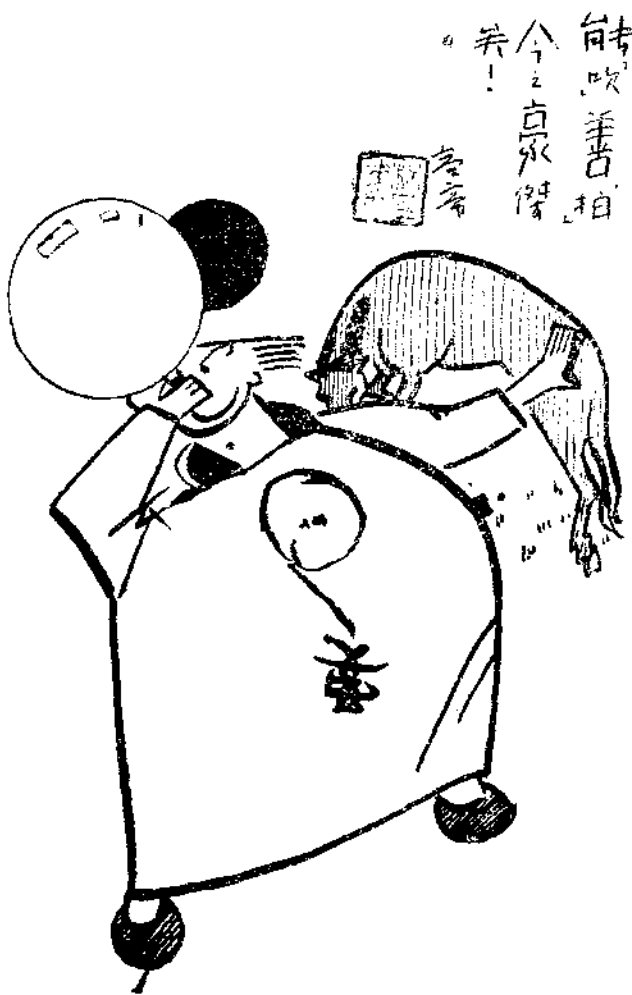
作我忘 至雙無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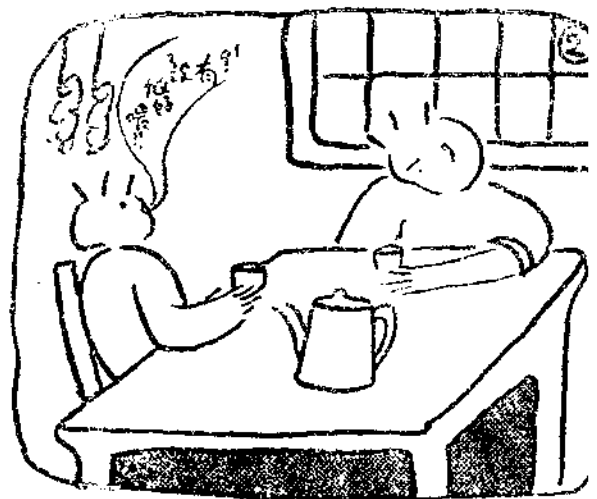
我有佳
宜與
肉餉



生活之二面
自年作
剃光頭，
趕上潮流；
請假呵！
飯館通走；
涮羊肉可口。
努力！
在考試時候；
洋服；
洋臉；
更更把淚流。



能吹善拍
今日之白紙
矣！



文壇畫虎錄

記三兄弟

任子

一，黎錦熙

在北平，提起黎錦熙這個名字，至少都有個耳聞吧！他手無縛雞之力，走起道來風向兩邊倒，好像他那雙尊皮鞋至少有五斤一隻，的確是個地道的文人。他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看起來還是一個白面書生，他現任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不認識他的，還以他是該校的一位丘九老爺呢！

他小的時候，最老實不過，尤其是他的皮氣，人人叫好，說到這裏，不得不說他有點遺傳性，他的父親，無論富貴貧賤，只要是來拜訪他的，都是一律親身迎進送出，就是一辭職不久的僕人，他也是敬如上賓，所以在湘潭，黎老太爺這個雅號，提起來人人皆知。尤其是到了他們的故鄉，有人若是覺得肚皮餓或嘴發乾，那盡管不顧一切，遇門就入，只需提一提黎老太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黎錦熙呢？因為他是大兒子，被派為繼承這種遺傳性的總代表，不過他不能和他父親一樣，老在家裏享着清福，總不免要到外面去逛一逛，求出路，若要如此，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太溫和，太老實的人是對付不了的，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遠聞佚事，以趣味雋永為事，屬實實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所以他的性情不得不稍微的改造一下，這是人為的。

的確，他是近代文學上的一個要角，凡是關於文學上的運動，半多有他的份兒，他每天的生活，可以說是完全埋在文學中了，他因為文得太厲害，所以走路時，腳都提不高，尤其是吃飯，無論在家在外，都要特別為他走蒸一種所謂神仙飯，湘人都用神仙飯喂未齒的小孩，其狀與粥無大差異，吾人食之，僅僅能夠解渴，而黎君則非此不足以下咽，他的老婆則正相反，每頓非食銖粒不足以過癮！因此二人互相敬贈一個雅號，黎夫人叫黎君為「老小孩」，黎君則叫其夫人為「溶銖爐」，各有各的妙處。

二，黎錦暉

這個名字沒有人不知道吧！他不但是個歌曲家著作家，他還兼了好幾個「家」呢！戀愛，藝術，文學，高調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戲，就戀愛來講，的確可以編一部黎錦暉風流史，他風流一世，直到現在已是四十多歲了，應當背背桃花運了，然而不然，他現在還有一位年青的老婆呢！他這年青的老婆，絕對是用不着多嘴，更用不着白費一鼓子勁去介紹，因為根本沒

人不知道，實在！這位藝術家愈老愈風流了！

他從前也是文學上的一個要角，如國語運動，文學運動，都沒短他，尤其是關於兒童教育，他不知道著了多少兒童讀物，他當過「小朋友」的主編，辦過「善有善報」，他的名聲也是因「文」而起的，現在他真不愧為一個「雜家」，因為他的本領稱得起一個「雜」字。

他是老二，比黎錦熙小三歲，他小的時候絕頂聰明，無比的鬼滑，兄弟姊妹都叫他為狐狸精，因為他過於聰明，讀書不專心，專好搗亂，尤其喜歡和教員搗鬼，那時候家裏專聘了兩位教師，教授他們小兄弟姊妹們的八股文，他從來沒有老老實實的聽過講，不是在搗鬼就是睡覺大吉，教員也無可奈何，因為都有點怕他，實在，他小時候的鬼混，簡直人人吐舌，他與他哥哥的性情可以說完全兩樣，黎錦熙好靜，而他就煞似一隻跳蚤，滿處亂鑽，喜吹牛，愛唱高調，可是大凡他吹過的牛，或唱過的高調，都有實現的可能，這真有點使人莫明其葫蘆；總之，狐狸精自有狐狸精的方針，合該他出名。

近幾年來，他幾乎拋棄了文學，專門幹歌舞了！什麼歌舞團，音樂隊，鬧得滿城風雨，同時還賠錢貼本，滿身是債，他幾度要想棄藝術而復就文學，可是他總不甘心就此下台，非撈個小本不可，所以近來又在努力辦什麼清風社，想必不久即將出來與大眾相見了吧。不過清風這兩個字，不大吉利，恐怕大吹大播的鬧了一陣，仍是落得兩袖清風，倒貼考本，不過這完全是迷信話，黎錦暉一生最反對的就是迷信，他決不會為此担

憂，所以我也敢來多這麼幾句嘴。

三，黎錦明

哈哈！文壇上沒缺他這一口子？黎氏弟兄一共八人，他行六，都是一母所生，他從小就好文學，當他在長沙讀書的時候，常常往各報館，各雜誌亂送稿子，却也奇怪，從來沒有碰個釘子，因此引得他愈發上勁了！從此也就開始了他的著作。

他的皮氣特別古怪，有錢的時候，遇着熟人就抓，抓着就跑，人家問他們幹嗎？他總是很很的答一句「別管」，結果，被抓的人一定是眉開眼笑的回來了，原來這位怪物請他吃喝玩樂，鬧了一個痛快，直至口袋空空而罷，所以有人說他簡直是個「穿底口袋」，這個雅號確實絲毫不差，他的聰明，不稍亞於黎錦暉，他廿六歲就當了河北大學的教授，後來經過一些戀愛把戲，鬧得口袋一無所蓄，長期告空。近來呢？又持教於浙大，聽說他已開始破天荒儲蓄起來了，人家問他何故，他答得真有點悶台，他說：「討了老婆，每天請她吃屎嗎？」哈哈！這嚴然是預備着娶太太了！又有人說，他若是有了預備太太，那點儲蓄，保險不等結婚，就要提前花個精光，這話我不敢抗議。

歐陽予倩在香港

瓊東

「歐陽予倩先生回來了，住在香港。」

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第二天就趁省港早車到香港去拜訪他。我的目的是為妹妹要到日本去觀察觀察，讓我來問一個赴

日的手續的大概。

他住所是在九龍樓極道五號二樓，一個廳二間大房的一幢洋樓。

打了門，他的會代演員化裝的僕人來開門。

「歐陽先生呢？」

「到模範中學去看報紙，我們這里有定派。」

我知道他就快回來吃中餐的，就先打量打量他的住所的佈置，然後坐下去。

客廳上一個小茶桌，幾張椅圍着一張圓桌，角落裏一個圓形衣掛。

通客廳的房，放一張小鐵床，一張日字枱，二張椅，另外一張小寫字檯，上面置一塊圍棋枱，壹個放黑白棋子的木質矮罐，幾本日本戲劇週刊。

另外那間房置一張大鐵床，一個衣櫥，二三箱書無次序地躲在床邊，窗沿放着一些便藥。

一下，他回來了。

「我準備演劇。」他說。「我知道了，昨天我見到韻秋先生（他的夫人），在吉祥路。」我答。

「我們一齊喫飯？」他說，「我現在很節約，每天三角錢菜，二十八元房租，一個女傭，統計每個月要八十元港銀，真沒辦法。」

一碟煎蛋，一碟蝦米炒白菜，大豆芽炒肉絲，梅菜湯。我覺得這是他自奉之對得人處。在戲劇研究所時代，他的飯菜是

和學生一樣的，只是他在樓上吃罷了。

「我的劇本譯完了，明天我們大家每人來抄二十頁，用複寫紙寫，兩次就可以夠用了。今晚高偉蘭盧噉他們要求，廣州來，大約過兩天就可讀劇本了。」

晚飯後，門外已下着微雨。盧噉帶着高偉蘭萬瑞芳彭國華進來。

「好久不見，您好！」大家高呼着。我們是從二十七年七月間分散後，大家都沒聚過首的。

他先問他們住在那里。盧噉說，住在彌敦酒店，因為至快要明天才能到朋友家去住。

「好！回頭我再借出十塊錢來，以後數目就讓高偉蘭打理。將來有可能把經濟歸還我，我除了導演之外，什麼事你們負責辦理好啲。」

雨下得更大。盧噉提及要回去找飯吃的問題。他隨叫僕人到對面去買麵包雞糕罐頭牛肉之類來吃。

他還打算着，如果票賣不出去，宣佈停頓，至多也不過賠壹百元而已。

第二天他把給戲寫的日本劇場現狀的稿續完，吃過稀飯，他就擺着棋枱，照着棋書在獨自行棋了。

他問我知道丁玲在人間否？我說不知。

他桌上放着一本郭果里的巡按和凌鶴的高貴的人們，這二本劇本我就在他寓所再看過一次。

他譯的劇本是油漆未乾三幕喜劇，頭一幕給他們拿去抄，

他遂把情節告訴我。

他說他要翻譯二本偉大的戲劇理論的書，一本是被譽為自有理論以來最有力量的論著，寫的是俄國人。

我希望他能夠拾取現實題材去創作，他說目前要暫不。

北平文人錄

小嵐

劇人趙慧深（北平文人之十）

趙慧深小姐，是我們「好好先生」趙景深的堂妹，她過去是王泊生主幹的山東試驗劇片的學生，那時在濟南，跟吳瑞燕女士（王泊生的太太）等是比較優秀的女演員，自該院因經費停辦後，她曾參加了梅花歌舞旅行團，前年來北平出演的時候，她並沒出演，以後畫報上刊出她的照片來，說是該團的「祕書」。

一張長圓形的臉，下巴略尖，態度是很穩靜的，據說舞台藝術家都放浪些，可是她幹戲劇，却不似「大孩子」像的那麼活潑。

她很聰明，寫得文章也滿漂亮，去年聽說北平的北方日報要請她主編副刊「北海」她却沒幹，在天津庸報的「文藝週刊」（萬曼編輯）上常有趙小姐的小說。署名梅深，有人說不是她。

她現在又參加了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南京公演好像她也沒上台，不知她擔任什麼工作，最近跟劇團來平了。因唐槐秋返滬，故至今還沒公演的消息，據趙小姐在「戲劇與

電影」（華北日報副刊之一）上介紹該團的生活，她們正在忙於排演。她說她們團員們因經濟窘迫，所以也常寫些稿子賣。她還年青，對藝術又那麼熱心，一個光明的前途在那里擺着。

還有，她說該團的團員無論男女都對戀愛不甚注意，好像生活緊張得忘了愛了。

張鳴琦（北平文人之十一）

鳴琦君是國立藝專戲劇系第一屆畢業，跟他的老師熊佛西很好，對於戲劇的化裝，燈光，導演等都甚有研究，如最近「桃李劫」的主角之一周伯勳，他們都是同學，離開學校曾在報館里作過事，他是幹戲劇的，卻沒吃過戲劇飯，近年來他在平津真堪稱為地道文人，從各報的關於戲劇或電影的週刊上看，差不多每周總有幾萬字的洋洋大文，理論與技術上的文字居多，大半是根據日本或英美雜誌上譯述過來的，並且他還是天津庸報的北平特約記者，要學新聞，還要寫北平應時的文章，除了這些，他還給另外一頁寫「作家訪問記」，「街頭曲線」，這月來又給華北日報「談肥女人」。署名「拉夫斯基」。

在寫作能力及速率上確是驚人的，惟太雜了，也許是爲了生活不得不雜，有時還畫漫畫。差不多北平組織每個劇團都請他參加，前些日新舊劇人合作的北平戲劇協社成立，他是很重要的角色，同時提出公演「怒吼吧，中國」來，也屬他最力，因環境及其他的限制，戲劇協社終於瓦解了。

他寫的不少，年期也不算太少，因爲雜，只有在平津的報

紙上幹幹。爲了最近王泊生又回濟南辦理山東劇院去，需要各項戲劇專門人材，張鳴琦據云也應聘去當教授。沒見過他，故他的「人的本身」無從寫起，只好說點事。

許地山（北平文人之十二）

這是位老作家，文學研究會每一個分子都在中國文壇上站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這署名落花生的許先生自「空山靈雨」後即使人注意起來。他研究印度哲學故也研究佛經，人是五十歲左右，兩腮的肉很多，皮膚很白細，鬚鬚是黑叢叢地，說話聲音略低，對於碑文之類好像也有點興趣，一次在一個大學里聽了他次講演，態度極穩靜，出言簡潔，適于表達意思而止，無廢話，講完略休息即指二西洋人參觀該校殘存之大石碑，那日徐先生是穿的白長衫，伸着那纖細的指頭，撫摸那白石上鐫的龍紋與字跡。

他近來寫的小說都頗俱傳奇風味，細膩而熟練，因了教授生活的限制，他只好架空的製造故事，不過倒不粗製濫就，在他一部分作品中，是寫國民革命期犧牲的烈士，爲推翻一個專制的魔王，熱烈的少年人拼着血洒在敵人的手上，故事就夠瑰麗了，再加上他爐火純青的迷人的筆調，無怪許多讀衆都記憶着一位愛吃落花生因而署名也用這種果實的作家。

這一次他到印度去，會跟印度的大學生們在個很着名的荷花池畔拍了張照。

印度學生赤着背，披上白布坐着，徐先生蹲在他們旁邊笑，一張別俱風味的攝影。

他是那貴族的燕京大學教授。

陳學昭的戀愛生活

郭沫若

如果讀過「寸草心」讀過「倦旅」和「煙霞伴侶」的人，我想一定會知道陳學昭這芳名的，要是我們讀過她的作品的話，那麼沒有不知道這位女作家思想之清淡與文學之委婉的。

她本來的名字叫做淑章，便是海甯陳國老家裏的九小姐。她在中國女作家中也可說是一種傑出人材，她的文學天才，似乎遠在丁玲，冰心之上，但是，最可惜的是她相貌生得不大漂亮，所以她的戀愛生活始終是不如意的。

她最初戀上了沈澤民，但是後來却又被張琴秋所奪去，因此她對於張琴秋懷恨在心。再而使與文學家兼藝術家孫福熙賦了同居之愛，但是很短期間又離開了，在與孫福熙離異後不久，便在巴黎嫁了位農學博士，在這時的新婚生活，似乎比較相當滿意，但後來聽說又鬧翻了，原因是很簡單的，祇因爲一個是學文學的；一個是學農學的；一個是超然的；一個是現實的；一個是愛美的，一個是弄筆播土的。道不同不相爲謀，因此愛情不免發生裂痕，而甚至有離婚的傳說了。

我們的九小姐雖然多才多藝，智量過人，但青春已逝，而年華老大，瞻念前途，實在有點替她寒心。

十日談

合訂本

第一冊 定價三元

第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棄妻離母的陳大慈

陳之綿

這位先生的名字果然是太生疎了，羅伽先生把他的籍貫和兄弟都弄錯便是明證。可是也并非祇有杭州人纔熟悉他的名字，因為他不是杭州人，雖然他在杭州當日報副刊的編輯；他實是南方人。羅伽先生有什麼憑據說他是杭州人呢？

我並不認識他，但從他的兄弟的談話中，也知道一點他的事跡，那就是我現在所要說的。

他是廣東東莞縣人。他的舊家就在縣屬虎門附近的一個鄉落裏。在這兒有他的老母，也有被他離棄的妻。他和她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勉強結合的。他自然很不滿意，但他是個有勇氣的人，爲着終身的幸福，就有了「出家」（不是做和尚，是獨立）的決心。他在上海大同大學文科讀書，戀着一個比他更低兩年級的女學生，經濟上常受她的幫助，他對家鄉自然更淡薄了。這其間，他的原妻曾到過上海找他，哀求他同回故鄉，但在他倆同回到廣州的次日，他又偷跑回上海去了。畢業之後，在杭州民國日報社當副刊編輯，直到現在。和那女學生共組新家庭是近年的事。說杭州是他的第二故鄉也無不可吧！

還要向讀者報告一些話，他和陳大悲不是兄弟，簡直無關係吧，不過這兩位先生的名字倒是很容易使人誤猜他們的關係的。他有一個弟弟在廣州，以前在高中是我的同學。

談 日 十

X X X X X

廈門文壇雜寫

趙家欣

福建的文壇是冷落不堪了，尤其是廈門，這兒雖然蒙上新興都市的美名；可是它的繁榮祇建築在物質享樂的上頭，寂寞的文壇更沉淪得可憐！

許多作家和學者懷着個熱烈的希望跑到這兒來，馬上又懷了個失望回去。這兒他們是難以立足的，除了當教員而外，簡直是無事可幹，許多學校又是闕欠薪的居多，生活有時起動搖的危險，這更使他們難以久居，真怪較有聲望的女人臨得一乾二淨。

偌大的都市找不個較有希望的刊物，每個刊物的出世多因銷路短少而夭折。去年冬，作家謝冰瑩和馬仲殊方璋德等創辦「燈塔月刊」，這刊物的裝飾內容可說是廈門文壇空前的作品。可惜這比較有希望的文藝刊物祇

劉宇謹啓

編輯先生：

閱 貴刊第四四期吳紫金先生「談劉宇」一文，最末一句說：「有時還寫寫稿在廈門的華僑報的副刊番椒上發表，署劉巴人，」這是吳先生誤會了，劉巴人是另外一位先生；特此聲明，請在貴刊上更正爲荷！理由是：我不敢，掠人之美，說別人的文章是我作的；也不敢替人負文字上的責任，引起別種誤會，況且劉巴人先生，在這里有許多人都知道他的真名實姓的，而吳先生以爲我是四川人，又姓劉，就硬派他就是在下：推論固然不錯，可惜未免失察了點，殊不知劉並非彼劉也。祝撰安！

二三，二一，三五於集美

出一期便夭折了。現在謝冰瑩和馬仲殊皆懷了個「失望」離開廈門去了，「燈塔」再沒復活的希望了！

這兒文藝書籍的出現，更是寥若晨星，去年冬曾出版一本「廈門青年作品選集」，這已是廈門難得的文藝作品。聽說不久將有續集出現，或許這未來的冊子可替一九三五年的廈門文壇撐撐面子。

報紙的文藝副刊，這兒有華僑日報的「番椒」，江聲日報的「人間」，思明商學報的「綠洲」，和歷死屢語的廈門商報的「生路」，日人創辦的全國日報的「小園地」等等。「番椒」文藝稿和理論稿并重；「人間」以小品文居多，近增設「影座」一欄；思明商學報除專登載文藝稿件之

(接四九七頁)

大學風光

傅敬嘉

(11) Walk, look, talk,

離開學校半里多路，有一個女子中學。每天下午三四點中，總有一大批的同學向那兒跑。個個都穿着簇簇「牛」(註)的衣裳，臉兒白白的，髮兒光光的，到那學校附近的路上徘徊。

他們到那兒去的目的據說有三：第一是「Walk, walk」，第二是「Look, look」，第三是「Talk, talk」。所謂「Walk walk」者，就是到那兒去逛逛，「Look look」者就是到那兒去瞧瞧散學後的姑娘們，「Talk talk」者就是和姑娘們「搭搭訕訕」「打打榧」。

一直到那兒的女學生都走乾淨了，才成羣結隊地回校來。當然，那正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於是大家就在飯店裏討論今日所見的一切。

「最後走出來的那個好！」

「不，那個戴眼鏡的好得多！」

「我今天搭NO.1搭過頭呢！」

「……」

許多同學都只「Walk, look, talk」為必修課之一，不下雨，從不脫課。

(12) 色鬼王

女生宿舍是在二層樓的西部。從三層樓的樓梯口可以望得見幾間女生宿舍的內部的。因此，在晚上總有許多人在扶梯口呆望。一面唱着愛情歌曲或故意大喊幾聲，以引起女生的注意。有時候女生不理，把窗簾放下的話，就有幾人大喊：

「不要開窗！」

「再來一個！」

「MISS, MISS, GIVE ME A KISS！」

等等，等等。

討逆日記 (續)

零丁

一月十二日

笨重行李用船裝運，我要求連長我也要坐船，連長不允許。清晨，跟着伙伕担子，穿過一條漫長的死寂街道，集中河壩上。我們一團為前衛。

走過了長長短短疏疏密密的杉林，又爬過二十里的小嶺，四十里的大山；山的南半邊名三千八百尖，(一名，三千八百坎)蓋有等量齊寬的長條麻石砌成三千八百個階級。由山巔俯視山底：下坎處，有六七株古柏，雄偉地，鬱蒼蒼地排列兩岸；兩崖下，高懸嵯峨兀突的岩石；岩石中，夾着小澗之流，「淙淙」如奏西洋音樂；再下，則無數層巒如怒濤奔湧；層巒盡處，河流一條如瀑布從雲間倒瀉而下。此境，正是絕好藝術詩情的供養！可惜我既無當代「畫宗」的手筆，復無印度「詩聖」的聖才！

這三千八百坎與山巔幾乎成一垂直線，長凡二十里。等我踏到最下層時，兩腳已軟得發抖了！同時，耳邊鬚髯有幾千萬蜜蜂在嗡嗡地叫！眼前也鬚髯有幾千萬蝴蝶在翩翩地舞！

山下，有幾家住竹籬茅舍的窮老百姓，沒有逃；煮好一桶一桶糯米粥提到路旁，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每盤要賣八個銅板。弟兄們爭先恐後把塘磁茶盅向賣粥的老百姓手裏塞。有些怕麻煩的弟兄，簡直不客氣自己動手，留了溜到陰涼處所伸長頸頸「呼啦啦」的喝，不用筷子。賣粥的老百姓裏忙著，嘴裏也忙著：「銅板！銅板！」兩脚是想跳起來趕上前去抓什麼人似的。

我在老大一顆松樹下的大石板上躺著，一個土民上前來，對我說了一遍三千八百坎的故事，據他說：這三千八百坎是本村一位富孀建築的——那富孀有八十萬的家財，當時他的小叔很無賴，天天糾纏她；糾纏不成功，便恐嚇。目的是想霸佔八十萬的家財。幸富孀貞節，明大義，後來弄得她惱了，發誓把全部家財拿出去修築那峭壁

這些同學大多被呼爲「色鬼」。

有一次，一個近視的同學也想參觀一下，可是距離遠，看不清楚。別的同学都笑他，說他自不量力。他氣透了，特地到舊貨店裏去買了一架望遠鏡，於是他勝利了。他能夠看見許多別人看不清的小物件，如掛在壁上的四寸小照片，放在桌子上的別針之類。

自此後，他每夜必來，笑嘻嘻地用望遠鏡觀覽幾十分鐘。於是「色鬼王」的綽號就加在他的頭上了。

但不到一個星期，這綽號雖存在，而他却不再到扶梯口做老功課了。因爲這事已經被女同學發現，宣告戒嚴，當時老是垂着，望遠鏡亦無能爲力矣。

(13) 黨義課

黨義課排在星期四的下午五點鐘到六點鐘，因此同學們都不大願意聽講，因爲想吃飯的心思是必然地比聽講的心思來得強一些。

所謂沙曲也隨着黨義課而長存。

黨義教授的口才是很好的；不用書，不用講義，一上講台就滔滔不絕地說下去。講是講得極起勁，極清楚，然而同學總不愛聽，老記掛着餓了的肚子。

沙曲曲纏了，教授覺得很爲難，不講下去吧，似乎今天所講的東西還不能結束；講下去吧，沙曲曲又太可怕。於是：

「請若有喜歡聽的，請在這兒；不喜歡聽的，請出去好了。」

於是大家互相望着。人人都想走，但都不願意第一個走。

「不要客氣！」教授又加上一句。
於是坐在靠門邊的第一個溜了。這樣一來，十

大山，以利行人！不料八十萬銀子花完，只築成大山南半邊的三千八百個坎——當築這三千八百坎，每天曾用六十架自動的肉機器，花了六年功夫始告成功。準此，我相信洛陽橋未必是太白金星所造，而築萬里長城時亦斷無觀音娘娘爲助。我景仰那富孀的「懿範」！

晚上八點到達我中央軍剛把叛逆打退的延平府。沙包整潔，鐵絲網，密密層層層密密的包繞着這府城的外廓，情景是儼然經過了一番大屠殺！

一月十三日

四點半鐘接到命令，說：所有笨重物件，用不着的行李，不會走路的病兵，一概留守延平。隊伍出發。但到什麼地方？誰都不懂；照這樣情形，今天，明天，是有碰着敵人接火的可能了。

全師，連會合友軍進攻延平的第X旅，同時渡河——過浮橋，從早上五時起，至下午一時止，偵探，隊伍彈藥，担架床，伙仗担，車糧，行李，隊伍。

途中，當官的，當兵的，有說我們開去打漳州。也有說，明天便可碰到十九路軍。

穿過很是的杉林，上了斜長的山坡，走了許多迂迴的田徑；祇三個鐘頭的行軍——二十里，到達西芹。本來今天照上頭預定的計劃是在再過去二十里的沙溪口宿營的，因打前站的回來報告說：沙溪口只有三間破房子口。所以全師今晚駐紮在西芹這小鎮上。

我們一連分配駐天主堂，這天主堂的建築式樣是中西合璧的內容寬敞，整潔；不過四壁皆塗滿木炭寫的，墨水寫的，紅紙黏的，橫行的，直行的土匪標語：「造成中國二百萬鐵的紅軍」「工農出身的白軍弟兄拖槍過來當紅軍」「打倒法西斯蒂」「擁護……」之類。

天昏黑，在舉像龜前的講壇下，我把軍毯鋪開，稻草是沒有地方可找到的。

分之七八的人都站起來走了。

留在課堂中的也有，但是有許多已經走出去的同學在罵他們「拍馬屁」，他們爲了要避拍馬之嫌，終於也都走出來了。

最後，教授也走出來了！依舊笑嘻嘻地。

(14) 鬼

一二八之夜，學校的附近曾經打死了不少的人。這道校舍的時候，從泥下掘起過不少斷臂缺首的屍身，因此許多同學說學校裏是有鬼的。熄了燈後，不大有人敢走到外面去，甚至於要小便都不敢。

有一天，下着微雨，幾個同學從樓下回到教室裏去，那時候已經熄燈了，大家用電筒照着走。忽然，在樓梯的轉角看見一個東西蹲在那兒不動，胆子大些的還以爲是同學，叫了兩聲，但是沒有回答。於是他們斷定遇到了鬼了，嚇得拚命逃。立刻還消息把許多人驚起了。於是聯合了許多人點了蠟燭執了木棍一齊到那兒去，但一些東西都沒看見。後來在樓梯上發現了潮濕的草鞋腳跡，有幾個人順着那兒跡走，但足跡一走到門外就認不清了。

第二天，有個住在樓梯口的同學發現被竊。於是聯想到昨天夜裏看見的東西，大家知道決不是鬼而是賊。

但在黑暗中走的人是越少了。他們怕遇到真的鬼呢！

(15) 跳舞廳

一般社會學家或教育家都希望學校社會化，使學生在求學時期就認識社會，不致和社會隔膜。我們學校就是社會化的一個。

別的不說，就拿跳舞來說吧，我們學校裏就有一個跳舞廳。地點是在二樓某號。

聽說住在那號裏的同學都是愛好跳舞的，他們就把自己的房間裝成一個跳舞廳，把椅子桌子一古

我祈禱上帝，我此去能得生還。我那樣低下頭默祝了三分鐘；三分鐘默祝後我把頭那樣昂了起來，險些兒把我嚇暈！

——聖像的聖頭飛往何處去了？聖胳膊怎麼會斷下來的？

我揉揉眼睛，不錯：那聖像確實沒有了頭壳，斷了左胳膊。我的上帝已進了地獄，這全是土匪作的孽！

天主堂，在福建是特別設立得多，幾乎每一個鄉村，每一個市鎮，都有。這可證明我教友們佈道的努力！但無法無天的土匪，却反對教會最激烈，逢天主堂便要當土豪劣紳的房產一樣拆毀，焚燒！我主又是寬大爲懷，博愛！不然，赫然震怒，聖靈一顯，土匪的末日就得馬上降臨啦！

晚飯後，門前河中間，忽然有幾個大呼「救命」的聲浪，伴奏着潺湲的流水；再接再厲的，很淒慘！光景是船已經沉了下去了，生命快要完結。有人揣測：那是我們由溧陽的行李船，撞着灘石翻了的。又有人辯駁：這是土匪聲東擊西的鬼計，主張不管牠。最後，河裏的淒慘聲音帶啞了，有幾位大胆的弟兄帶着燈，背上槍，就把木排撐前去，在急水灘頭，很沉着。

救起五個弟兄，不是土匪，也不是行李船；是第×連派往河西找稻草去的，回來時船在黑暗中給灘石撞翻了。

艾迪博士在暨南演說記

謝青

唯大中華民國國歷十一月廿七日，艾迪博士在中國國立暨南大學演說「中國之危機」，記者僥幸有緣「拜聽」，想來寫一篇記事文，庶幾可以藉此取點稿費，並色的外衣，戴眼鏡，四十多歲了，一進門

牆兒塞到床底下去，利用那一塊平時放桌子的地板
跳舞，起先叫校役把地板拖乾淨，之後買了幾十支
洋蠟燭把地板磨光滑。又買了一架留聲機，一天鬧
到晚。

燈光：板壁，全像真的跳舞廳一樣。有時各人
把自己的愛人老遠地帶到學校裏來，舉行一次「茶
舞會」。

這真是「學校之多，無奇不有」了！
註：「牛」者，New也，新之謂也。

中學雜記

涼子

上課已有三分鐘，徐先生挾了一大捆書上教室，
點過名，發給習簿，發完了，徐先生翻開了書，
眼只注視着窗外似在想什麼，突然把書放在講台
上說：「學校已上了十幾週課，這公民雜課上得少，
但教育廳要抽查試卷，所以也不得不考一考，作
爲預備！」

「啊！不行，不得了，玩不得！」同學們亂嚷。

「但無論如何總要考一次！」

「那末，打那裏考起？」同學們也不好意思不
考。

「從第五章地方自治考至第十章民事訴訟法！」

「呵！乖乖！許多哩！嚇人！」老王數一數有
九十多頁，于是喊了起來。

「老師！我們每入要交幾何二十題，英文又須
背，國文要選講，公民又要考這許多，我們真不得
了！要命！」

「那末第十章不考吧。」先生鬆了些。

「不對！考到第六章吧！」

「只考二章？那太說不過去了！」

「已經很多了，老師！你看已三十多頁。」

他脫了帽了一笑，大家就一陣歡迎的鼓掌，
以後他就昂然的走到講台上去了。

照例有捧場式的介紹（從略）；接着
艾迪博士便帶着他的翻譯員上場了，一開
口就講他遊歷世界的經過，接着馬上說唐
麥納，希特拉，羅斯福等巨頭怎樣的和他
接談……後來說中國的光明面和黑暗面，
說到他在北平，便寫上幾句中國軍隊的無
抵抗，和人民的吸鴉片；以後又扯到他
在四川，順口也罵幾句當地的官僚之搶奪
民衆，尤其切齒痛惡共匪之搗亂，和惋惜
中國人之自相殘殺……到這個地步自然有
危機了，艾迪博士也說得特別賣力，他把
身體向前傾，指着一個目標，樣子有點像
上帝在教訓一個可憐的羔羊，于是說出這
危機——不是亡于日本，就是亡于共匪！

士的賞識的站得久一點，博士看見這個數
目真是掃興得很，據說他所到演講的學校
，算這一間的信徒最少；大概是怕無神論
者的觀名搗鬼還是什麼，當他說到這「基
督教救國」的精華的時候，便謙虛的請求
不願意聽的退場，當下便退了一百幾十個
，休息了約摸五分鐘。

但博士一開場就說過中國是有光明的一面
的，因此他好心的替我們擬定了幾條自救
的道路，據說最重要的，唯一的還是心靈
的改造云云，于是博士指着心口，喊了幾
回上帝！他請求（其實有點像命令）聽講
的是屬於耶穌教徒的站起來，于是台上有
十把個害羞的了站一站——但有些想得博

第二場繼續下來的時候，博士便拚命
攻擊「宗教是鴉片」這一學說的無理，說
呀說的便完了。雖然完了，却還有一條尾
巴。這時候一位中國的艾迪博士的追隨人
，便捧上艾迪博士一疊著作上來叫人看，
但他聲明，意思並非賺錢，不過也說明定
價是兩冊一共一塊錢零六角的。到這裏才
真的是完場。

× × × ×

到這裏我這篇文章似乎也可以完場了
，不過還想談談艾迪博士那天所演說的內
容，如果讀者諸君怕惹氣，不願意再聽了
，那末我也願意照艾迪博士的辦法：不願
意聽的請儘先退場！

記者並非耶穌教徒，談的當然沒有和
艾迪說上帝那末高妙，自然也不能感動中

「你們考試總要遲到，簡直不成器。」

「噯！噯！……同學都笑了。」

「老師！不多不少考到第八章吧！」

「這……」老師有些軟化。

「考多了，大家不及格，于老師面子亦有關！」

隨後又一陣亂叫，老師答應了，

二、女明星的照片

下午到了四點鐘沒有課了，於是這靜寂的宿舍又活躍起來；梵華林，曼陀林，口琴，桃花江，舞伴之歌，特別快車交響看，整個的宿舍陷入了熱鬧的氛圍裏。

在第四齋第四室裏的老朱也挾了書進宿舍來，不用心把書掉下地，於是翻出了許多女明星的照片，老李立刻拾了張「陳燕燕」藏進大衣袋，老朱全拾起差了一「小鳥」，這一急非同小可，立刻喊：

「那個拿我的陳燕燕？」

「瞎！你的嗎？丟人！」小陸鬧着醜勁。

「別挖苦！小陸！照片呢？」

「嘿！噯！……」老李笑了。

「老李！請拿來吧，講交情！」

「交情？不行！」

「給我！」老朱有些怒。

「不給。」

「媽的，不給不是人養的！」真的怒了。

「媽的，你認真！偏不給。」

「媽的，看老子的皮滾頭！」一拳正打着老李的頭，于是他倆人亂打了，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旁邊的人還在譁笑着：

「啊！好看，西班牙鬥牛！」

終於給拉開。

「媽的……」

「媽的……」

陳燕燕的照片撕得粉粉碎。

國的善男信女，而會弄到沒有人來招待博士演說的。

首先就演說吧：博士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能夠在中國自由發表言論……他打算十年後還要來演說的，但他預感到那時候恐怕中國和朝鮮一樣亡掉了，而那時翻譯的就要用日語……

其實，這原因不一定就對的，前些時外國人蕭伯訥來上海的時候，不是靜悄悄嗎？可見自由也不一定是關於中國人和外國人的。

艾迪博士說中國的光明，是我們老早就曉得穿衣服，老早就有了孔夫子，老早就曉得發明指南針了……然而這些都是幾千年以前的光榮了，艾博士用上帝的名義叫出了我們的祖宗的幽靈，我們是只覺得慚愧的。

艾迪博士深深的譏評中國人的善于內戰，同時發見這內戰的原因是因爲人心太過骯髒云云。固然，軍閥是沒有善良的心，但我們還要更深的分析下去——每一次內戰總是有外國人在做背景的，但艾迪究竟是外國人，大抵是不願意再分析下去

的。

其次是中國的危機：不是亡于日本就是亡于共匪！博士說共匪，是中國的被搶奪的貧民，若果將來真是共匪統治了中國，那末還不是中國人在做統治者嗎？叫做「亡國」可怎麼說呢？若說會亡于日本，這危機確是有的，而且恐怕比博士說的還利害，想侵掠中國的何止一個日本，英國不就在西藏西康那邊進兵嗎？

至于以爲基督教可以救國，以爲上帝可以作「一盤散沙」的士教士，那實在可笑，宗教真能夠救國，那末中國早就救了，幾年前我們自己的時輪金剛法會就出過場了——還有張天師呢。

鼓浪嶼素描

林徽聲

小言

「鼓浪嶼」這個地方，在國人眼中或者很少人會知道的。牠是廈門列強帝國主義者的公共租界，高等華人，資本家的世外桃源。牠的行政上一切的組織與上海公共租界不相上下，同樣地亦有一個工部局的設立以管理居住此地的居民。牠的位置是處於廈門的西面，因為是一個小小的島嶼，周圍只有十餘里，耗去一小時工夫就可以巡禮一周，風景絕佳，洋樓大廈傍着四周的海邊或依着山坡一幢一幢的建造着。這些洋樓大廈的主人十之七八都是海外歸國的華僑，其餘所為官僚政客。在這裡我們是看不出農村破產的氣象以及不景氣的現狀。現在，我們來供獻一點消息在諸位眼前吧：

龍頭街熱鬧異常

龍頭街，這是鼓浪嶼的熱鬧市場，牠是靠近於往來廈門鼓浪嶼間最大出入口處的龍頭渡頭與黃家渡渡頭之間。這裏有縱橫着三條短短的街路，便是一切日常食物用品集市的處所，每天早晚，我們可以看到提着籐籃在同小販討價論價的娘姨，主婦及廚子們購肉買菜的擁擠狀況。在中午或下午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穿綢着緞的小姐太太忙着出入於綢緞店及梭巡於化妝品等雜貨店的門口的驕傲神態。晚上我們可以看到一般夜來閒着無事的小資產階級青年高坐於酒樓菜館猜拳喝酒以及茗於茶室的高談闊論的神概。這些人物，形成了龍頭街熱鬧的三部曲

大德記閉門大吉

「鼓浪嶼」看了這三個字誰都會象徵牠是一個島嶼無疑。因為圍繞這個小島的都是清淨碧波的海水，所以在夏天的時候這裏的少爺小姐對於游泳熱並不甘居於港滬之下風，此地因為沒有像上海有游泳池之設立，所以要游泳只好向大自然的海水跳下去。今年初夏，廈門青年會熱心體育的先生們有鑒於此，因此特地找了一塊有涼爽樹蔭的大德記海濱，搭草棚樹竹竿，以作為臨時性質的游泳場。本來荒涼異常很少人到的大德記海濱，現在頓然成為熱鬧的海浴場了。於是每於夕陽初下之際，少爺小姐們有浮沈於水中的，有乘涼於樹下的，他們游泳倦了，便上陸飲汽水，吃冰淇淋，大德記飲冰室，因此利市三倍。可是夏是慢慢地回去了，秋跟着已經來臨，昨天偶然從那邊經過，夏天熱鬧的大德記，現在已經收場，閉門大吉了。

影戲院關東大俠

這裏沒有什麼娛樂場所，有的就是規模很少的幾間影戲院，如開明，嶼光，延平，鷺江四家便是。這裏我們看不到穿洋裝着旗袍的先生少奶奶們，大概因為有廈門的緣故，一切有錢人的娛樂都到廈門去了。這些戲院的顧客大部份是舊式的太太少奶奶以及小學生工人等等。戲院裏談不到什麼秩序與衛生，映片子寫出來更是可憐，不是火燒紅蓮寺幾集幾集，便是關東大俠幾本幾本。大概這就是不景氣的影響吧？所以他們也時時映時停。

鼓浪洞天鷺江第一

鼓浪嶼的名勝，只有一個，這個名勝却也有點歷史價值的存在。這個地方是列入廈門大八景之一，土名叫「岩仔頂」，山爲許多大石頭壘積而成，大石上刻有雄偉有力的八個大字，「鼓浪洞天，鷺江第一」人們如果爬到最高的石頭上，可以鳥瞰全個鼓浪嶼與廈門市。傳此地爲明末抵抗滿清兵有名的故延平王鄭成功練兵所，水師台的遺跡，仍舊存在。鼓浪嶼除去這個名勝之外，還有淑莊花園，觀海別嶼，兩個遊覽所，然而這些都是私人的所有物，觀海別嶼目前即作爲東路軍蔣總指揮作爲公館，因此巡捕把這一帶地方戒備得更其森嚴。

尾巴

鼓浪嶼素描並不止這一點點，這種帝國主義者佔領我們領土的記敘，想爲讀者所樂聞吧！作者以後有時間，當再補上一點關於人情風俗以及教育等社會骨子裏的消息，供獻於諸位之前，再會！

鼓浪嶼巡禮

趙家欣

鼓浪嶼——閩南沿海的一個萬國租借地，矗立在無數島嶼的當中，和廈門僅隔不上十分鐘的水程，電船，雙槳螞蟻般穿梭來往於廈鼓間，住在廈門的人們，祇要花上十來個銅板，便可在這島嶼作一番巡禮。

雖然僅是縱橫不過三里的小島；可是它不愧爲閩南唯一的安樂窩，這兒住的是高等華人和洋領事，（當然半數以上還是平民，）道路寬廣而整潔，高樓別墅錯縱地星列，奇花異卉開

遍整個島嶼，不平衡的地面形成許多碧綠別緻的小山，夜裏，銀色的波濤映着島上明滅的燈光，撞着堤岸發出靜美的節奏，黑暗中一半聲「款乃」的聲響，槳聲起處水珠的飛濺，船尾後銀色匹練的隱沒，這一切靜化的美感，使徘徊海濱的人們沈醉在恬靜的詩趣中，這景物異樣動人的小島，或許我們可以把它當做大海中一個幽美的公園。

夏季，這兒雖沒莫干山北戴河一樣的熱鬧；可是在烽火連天，匪禍頻仍的福建，這兒不能不認爲唯一避暑的好地方。在那龐大的別墅裏，大自然的涼爽趕跑熱的氣息，迎面飄佛着的海風好比喝冰淇淋一樣地適意。

龍頭街是這兒唯一熱鬧的市場，人永遠是流水般地擠來擠去。每天的早晨，太陽剛掛上東方，店舖的夥計們揉揉惺忪的睡眠，趕等着顧客的到臨，早晨他們是寶貴的，這是他們生意頂熱鬧的時光。

日光巖，水操台，淑莊花園是這兒的名勝。日光巖矗立於巖仔頂，香火非常地旺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地頂禮膜拜，這兒可以俯瞰四週的景物，那碧紺色的海，高下錯落的洋樓，可以在這兒一覽無遺。

水操台是清初鄭成功抵抗滿清用以操練水師的地方，雖然台址是多麼古老荒涼；可是徘徊台畔是以喚起人們對於偉大英雄的企慕，尤其在這兵荒馬亂，外侮頻仍的年頭。

淑莊花園是以幽美的風景著名的，這兒有奇花異卉的清香給你吮吸，曲折蜿蜒的山洞使你撲朔迷離。在花兒盛開的春天

，淑莊主人時常邀請廈鼓的文人作一個盛大的詩會。

鼓浪嶼的姑娘風景一樣地恬靜幽美，她們大半是慈勤和毓德兩女中的學生，從樸實的藍布制服裏顯出她們健美的身段，她們不但注意於學業；同時她們努力於運動，這次全省運動會廈門的預選，毓德女中的健兒多半中選。在每個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廈門各戲院裏便可看到她們的足跡，這是一星期中僅有舒適疲勞的日子。

在各國庇護下的這個島嶼，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當它是安樂窩，世外桃源；廈門人還把它當做洞天福地呢。（「鼓浪洞天」為廈門八景之一。）可是在不景氣浪潮吹遍每個角落的現在，它好比一個油頭粉臉的娼妓，雖然它的外表是如何地動人，它可給人們許多享樂和慰安；但它同樣遭了不景氣的衝擊，失業的人無儘量地增加，搶案綁案不會因工部局嚴密的防衛而減少，治安上已起了動搖，最近工部局正在積極添募偵探，購置機關槍，鼓浪嶼已不是從前的安樂窩了。

世外桃源的鼓浪嶼

黃祖培

一提起鼓浪嶼，人們的印象，必定以為是世外桃源的。真的，牠是洋人，地主，巨賈，和要人的安樂天堂，氣候很溫和的：夏天的熱，最多也不過九十度；冬天的冷，最少也不過四十度。同時四面是海，得免土匪的搶劫。雖然近來也發生小搶劫，總比較廈門平安得多的。

這島周圍十二里，在本省的地圖上，只有麻雀般的大小，

其小可以想而知了。

本地是一九〇二年被外人自開為居留地，在鴉片戰爭時，英兵曾先攻破此地，作為兵營，據當時的古跡猶在。鄭成功也曾在此日光岩，建水操台，至今的遺跡也在。有當時所開的「山不正」的井，其味清香，嶼民有往吸而煮茶的。在嶼的北岸的五個牌一帶的海岸，也傳說有明朝的皇帝，失落玉帶之處。不過這是無史可稽的。

全嶼大都是兩三層的中西合璧的樓，當然也有三五中國式的屋，有電燈，自來水電話的供給，至于運動場有一個在大宮邊，但華人不准參加的，連台灣人和朝鮮人等都可以參加，真是不平等之至！

全嶼松，梧桐，林立，尤其港仔後一帶，有的竟蔽得不見天日和洋樓的，這也許是當局的成績吧。每年必在比較不熱鬧的地方，種整千整萬的樹苗；並訂斬木犯罪的規則，所以才有這麼的成績。但是道路彎曲高下不一，好像香港一樣，有的真的是因山勢使然，也有被金錢蔽了眼的。雖然沒有廈門中山路那麼闊，但是很清潔的。這個地方沒有人力車汽車一類的車行着。富洋人出門都用兩人抬的轎來代步的。

全嶼只三，四處種些菜類的田，所用的米，菜都自內地來的，假使被封鎖起來，大家都要餓死的。最可惡者，莫如台人，在本嶼狐假虎威，和本地人合股盜賣盜買土地，房屋等，無惡不作！被搶者，除非身也是外國籍民，其餘都和他們妥協，假使和他們爭，必延日本律師，在日領館會審，結果常常是台

人勝的，就是『原壁歸趙』吧，也要花錢做所費的，因此多在外說妥，議所賣的各分一半，這也是不平條約的賞賜啊！

這里本來有三個戲院，專演電影。後來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到本嶼後，娛樂漸冷落了。現在剩了二個，改了淫戲的台班，因為說是廈門話，並且價錢便宜，所有觀者，都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之流。生意倒也有可觀的。

旅館酒樓都是冷落的，就雜貨店，常常今天這店大減價，明天那店減價且贈品，不景氣之深，可以想而知了。

這里沒有報館，所看的報紙，都是來自廈門的。學校有女中小校四間；男中小校有三個，這中小學合在一起的，且都是基督教的學校。還有廈門市立的普育小學，常常和教育局一起變換校長和教員，且常領不到津貼，而罷教的。這是全國皆然

的！
除了一，二個學校，不強迫入教外，其餘強迫利誘，叫人入教，聖經列為正課，不及格便不能升級，星期日整隊往教堂。其被迷不知多少！

最近來了一個宋尙節『博士』，廈鼓的信徒為之震動。連平時信佛的婦女，也參加聽講。一連演說了六日，他在廈門演說，而鼓嶼的信徒則搭舟往聽；在本嶼演說，而廈門人則過來受騙。在馬路隨時可以看見穿中國式衣服，足是『三寸金蓮』的舊式女子，手拿着養心新詩，向教堂進發，截至作者寫本文時，還是大說其謬論！真是空前未有的。

他說很多謬論，中有『九一八』時，他在東北傳教，時吉

林被佔，他往，日兵便退，說是上帝的威靈（？）之語。雖然是荒世界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但除了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徒，愚的老的信徒都以為是活神仙的！因為他的演說，似乎有些神經病的樣子，有人叫他『神經病』。這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隊——基督教——的毒藥！

聽鬼記

正神

二十世紀是科學發達的時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中醫學的發達，誰也認為對於人類健康增加着不少的保障。

話雖是這樣說法，可是二十世紀的人類，并不會因醫學發達而高壽不死。也許進一步說：醫學愈發達，難醫的奇症却愈多發現。

「陰戶奇癢」「失戀發狂」。假若把這二種病源詢問老年的前輩，也許是老人家會搖首三嘆說：『世風日下，無奇不有！』可是奇症雖發現，而耶穌基督却會降生來治療。

只要汝信仰上帝，那麼上帝的替身只須用手一撫，即使是怎樣了不得的奇症，亦因一撫而見效。所謂二十世紀是科學時代，竟因上帝降生而被打碎了。不信的話：請看近日廈門各日報的下列新聞：

傳道師有妙術陰戶奇癢一撫而愈

歐子瘋瘋亦有術可治

宋尙節來廈講道施術

近日閩南各地相傳有基督教傳道師宋尙節者，能為新舊諸病之醫，無論多年難症，經其禱誦數語，以手一撫，莫不無效，迷信之徒，遂奉為耶穌再世，聞

巷之間，風塵若狂，查該傳道師係莆田人，曾畢業于美國俄咳俄大學，昨已由泉來廈，訂下星期壹起在典寶街設場講道，並施衛計八天，廈屬各地耶教信徒及好奇者，隨來多人，欲觀究竟，中有培元培英兩校男女學生，據云，宋在。治癒者，有閩南日報編輯潘伊璜之妻舅鄧適三，因失戀發狂多年，一旦復原，又培元中學校長許錫安之堂嫂忠陰戶奇癩之疾，亦一撫而癒，此外治癒癩子麻瘋數人，又云，凡患者求治須先宣告信仰上帝，否則拒絕，一小孩有病，自道其不信上帝。宋遂命其母仍攜之歸，所聞如是姑誌之以觀其後。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昨晚終於是誠意地跑往鷺江道親聆聖訓。

像江湖賣藝一般地圍了一個小劇場。據說入門須要券，爲了廟內發出金喉樣的歌聲所吸引，自己不得已地使用了多少口舌才得入座。

戲臺上，正在開演着雙簧，一個比較矮小的人物，口裏放出混合的方言，右一句魔鬼，左一句上帝。手舞，足蹈，頭歪，身曲，極盡滑稽之能事。跟着一位比較高大的助手，用着道地的本地話，照樣的翻譯，不過助手終於是未成名的角色，原因他的表情比不上那個主演的正角來得精彩。

幾分鐘的表演，接着臺下的觀衆同聲地合唱了一節聖歌。這情景，使我彷彿如置身在舞場中一般。

鑑賞了許久，還使我瞠目地不知所以，要不是朋友告訴我的話。我還不知道那位角色原來就是上帝替身的四種博士宋尙節。

宋博士說：「吸煙也是被魔鬼所麻醉，戰爭也是被魔鬼所麻醉，甚至於一切一切亦莫不被魔鬼所麻醉。假若要避免魔

鬼的麻醉，只有信仰上帝。」

彷彿聽之，險些兒使我連夜往教堂求牧師代我洗禮，原因老早自己就受着魔鬼所麻醉。可是經過了一秒鐘的探討，理智却這樣地質問我說：「台下那些吟詩的基督教徒，他們是上帝的正統子孫，既然信仰上帝可以打倒魔鬼！爲什麼他們却個個受着魔鬼的麻醉。」

理智終於是戰勝了一切，宋博士的雙簧，要不是受着魔鬼的麻醉，也許不肯這樣廉價地在鷺江道上公開表演。

抱了熱熱的的冀望，歸來道中，覺得比不上看「勞萊」，「哈台」的喜劇來的有味。

（接自四八七頁）

綠洲」而外，尙有專載街談巷議的「人間花絮」和轉載上海各電影刊物的「思明影刊」；最近復活的廈門商報的「生路」專載文藝小作品和詩歌；其是否成爲「禮拜六」派，尙未可知；「小園地」以立場的殊異，時常被露軍政要人的惡毒，被揭發者無如之何，除此類稿件而外，投稿者悉屬寥寥。這兒沒有稿費可言，稿件多係嘗試之作，故報屁股多半無可取。

這兒的小報，從前會一度呈現蓬勃的現象，不久在政府「暫停發刊」的命令之下，盡皆關門大吉。現在又多半在沉寂中抬起頭來，可是在不景氣瀟灑衝擊之下，多半沒有長久存在的可能，雖然勉強掙扎者有之；但銷路的遲滯使他們不得不忍痛停刊。一個出刊不到半年的「婦女週報」，現

在已不能再看到了。

說到不景氣，各大報亦同樣遭到不幸，他們在風雨飄搖中掙扎苦，銷數最多祇有三四千份，職員時有索薪的零情發生，雜誌對其頭面尙且照應不週，那有工夫注意到「屁股」去。

最近僑商將文虎打算在這兒開辦「星光日報」，已派經理柯茂輝來廈籌劃一切，這個報館的資本充足，規模宏大，將來它的刊例或許可在廈門的文藝界放一異彩。

這兒有稿沒處賣便是文人站不住的唯一原因；也許就是文壇凋敝的唯一原因，這兒的文人都帶有一種正氣，如果專寫稿來謀生；那包你連西北風都沒得喝。所以說，廈門根本不會產生文人，不會容納文人，廈門文壇祇會永遠沉寂下去！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極譯

第十七章 兩種遺囑

「那裏有你的套鞋在，偵察長。我想一定在這裏。」

葉達跌過去，把牠拿到窗口。

「正是呢，好的，」他嚷。

麥根給范思一種驚奇而推測的視線。

「你得到了一些理解了，」他說，用一種宣告的語調。

「也不過我早告訴你的那一些。找到套鞋完全出於偶然。我對於別的事情却很感到興味——是什麼呢，連我也不明白。」

他靠近中央那只桌子站着，讓自己的目光流覽着屋子裏的各樣東西。他的視線忽然停在一只低低的柳條讀書椅上，那椅子的右面靠手比較闊些可以安放書本。牠站在離牆數尺背向着火爐，西對着書架的狹小部份，書架上掛着一幅從博物院裏重摹下來的凡士巴新的半身像。

「這樣的亂攔着，多麼不整齊，」他喃喃地說。「我可以斷定這只椅子十二年前決不是這樣擱着的。」

他走前去，有趣地地站定俯視着那椅子。麥根和葉達下意

識地跟了過去；然後他們都觀察着那東西。在那可以放書的靠手上有一只燭盤，裏面有厚的燭油。簡直滿盤都是燒過了的殘蠟。

「這是經過了許多的蠟燭才能成爲這樣子的，」范思說；「我疑惑也許過世的大白讀書是用蠟燭光的吧。」他摸了摸椅子的座位和靠背，然後攷察着自己的手指。「雖有灰塵，但決不像十多年沒人到過的了。不久以前有人到過這裏來；但他是祕密進行的。他不敢開燈或放進外面的光線。他坐在這裏點着洋燭，偷看着大白的遺書。書籍對他似乎很有用處，因爲這燭盤證明看書的次數一定很多。這裏還有多少旁的蠟盤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老太太可以告訴我們今天上午誰會有機會來藏了套鞋再把鑰匙偷偷地放到原處，」葉達貢獻這意見。

「不會有人在上午把鑰匙去放到原處的，偵察長。那時常到這兒來的人決不會每次都偷了鑰匙再去送還，有一刻鐘的時候就可以重造一個了呢。」

「我猜你的話是對的。」偵察長立刻感到有些爲難。「但

我們不知道是誰拿的鑰匙，中什麼用呢！」

「我們對於圖書室的攷察還沒有到最細緻的地步，」范思接嘴道。「像我在吃飯時告訴麥根先生的那般，我到這裏的主要目的是要知道大白讀書的口味。」

「那有很大的幫助嗎？」

「這姑且不必問。大白，記着，他是要把遺書捐給警局：

……讓我們看一看他用什麼樣的書籍來消磨空閑時候的。」

范思拿出他的單片眼鏡來，小心地擦了一下，架到眼睛上。然後他轉到最近的書架前。我走前一步從他的肩膀上看過去；當我的視線流過那些濛着一層灰塵的標題時，我簡直不能遏制住我的驚訝了。這裏是美國一個很完美而不平常的私人犯罪學圖書館——我是熟悉於本國各種有名圖書收藏家的。各種犯罪學的理論和旁枝的學說都有。許多稀有舊本和孤本，一冊一冊地排列在大白的書架子上。並且那些書是用各種語言寫成——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俄文，荷蘭文和拉丁文。

范思的眼睛裏放着光，當他一架一架看過去的時候。麥根也感到非常新奇；而葉達，彎着腰這裏那裏的看着，臉上也表示着驚異的迷惑來。

「我說的！」范思自言自語着。「偵察長，你們的局子當然是這些書未來的保存者了。好一個收藏家！特別的！你以為，麥根，你向老太太拿出鑰匙覺得不算不上算？」

他突然的靜止了一下又很快的把腦袋伸出去，注意着門上

，同時舉起手來請大家不要作聲。我也曾聽到那時外面有一種微微的響聲，似乎有人碰了一下門的樣子，但當時却没有注意到。我們緊張地等了一會。可是沒有再來的聲響了，范思就很快地走前去拉開門。外面一個人也沒有。他站在門檻上着聽了一下子。然後關了門，重又走了進來。

「我可以賭咒，剛才是有人在外面聽着的。」

「我也聽到，」麥根證明。「我還以為是施德或旁的佣人走過呢。」

「為何有人要在客廳裏徘徊着來打擾我們呢，范思先生？」葉達問。

「我實在說不出道理來，你可知道。但無論如何這却使我懷疑。要是有人在門外偷聽的話，這表示我們到這兒來使這個人焦慮地担着心。那是很可能，你可看到，一定有人熱誠地要知道我們所得到的結果。」

「唔，我看我們不見得已經得到了足以驚人的結果呢。」葉達囁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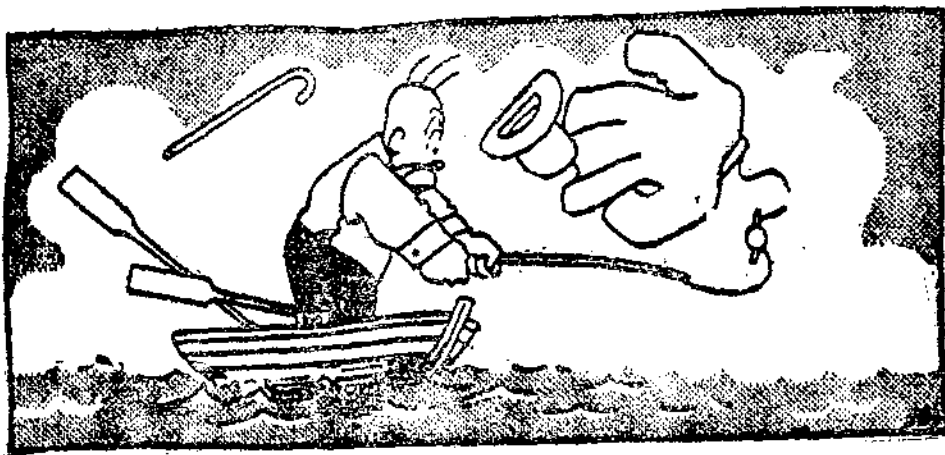
「你太使人喪氣了，偵察長。」范思嘆着氣，一面走到那隻柳條椅子前面的書架去。「這裏或許有可以鼓起我興趣來的東西。讓我們來看一下看，或者會找到些特別的記號。」

他一面一根一根地擦着洋火，一面小心地觀察着每冊書的頂端，從最高的地方起然後依次地一排一排看下來。當他看到從上面數下來的第二格時，他又低了頭好奇地把兩冊厚厚的灰色書重又端詳了一回。接着，吹熄了洋火，把書帶到窗口來。

安得生

釣魚奇譚

瑞典漫畫名作



編輯室

是圍爐清談的好季節了，沒有爐的人大概也不需要清談，所以圍爐清談的字樣，應該不受任何抗議的吧。倘使有人猝然問道「沒有爐怎樣？」回答便是「不清談好了」。本來清談不是個有資格的。至少得有爐可圍，然後可以清談，正像讀書須要有書可讀一般，空口提倡讀書，只見其毫無意義。

可是我並不想提倡清談，倒不是怕担上清談誤國的罪名，却因為我們也沒有爐可圍，而且更加無清可談，恐怕談得不清楚起來，弄到無法下場。往往有口沫亂飛，談得興頭十足時候，被隔家的老頭子以擾亂睡眠而來喝阻，談，也得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才行，火爐到還在其次。

雖說火爐不重要，不過拆字先生說起來，談字扁旁有一火又一火，所以火是很重要的，沒有火，談不成，也有理。而且須要火上加水，才成爲談，決不是可以馬虎的。不過我們既不十分信任拆字先生，也就不心去管他的話對不對，因為反正我們不談好了，有火也罷，無火也罷。

因之這一期的短論是一篇也沒有了，大概投稿諸君大抵無火爐同志，所以，談不出什麼來了。編者也是如此，沒有法子補充，只好任其自然，反正篇幅並不缺，又可少惹是非，就是馬虎一下也嚙哈。一俟春風送暖，大家談興起來後，再恢復轉來吧。